天啓滇志

滇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志第十一之六

疏類

請蠲貢金疏

臣奉

命撫滇數月以來目擊孳孳焉惟弭盜安民是急顧四郊多壘大盜縱横征剿之文與招撫之檄交發互馳筆幾爲禿而犬羊之類反側難馴期以弭盜而盜未必弭也戒諭有司釐剔弊蠹蕩滌煩苛念念思與民更始而天災流行霪雨爲虐登城一望四野沮洳期以安民而民未必安也盜未弭則添兵添餉勢不能

兇民未安則焚林竭澤困不能支況可以遠餉故有每畝九釐之加派耶滇土府土州土縣壤地千里小者數百里所輸僅差發銀二三十兩多者五十兩或百兩而止其流官州縣得數百金遂了一州一縣之額若歲入有一二千金者便以名城鉅邑稱矣譬之一貧家析薪數米常懼不能糊其口一飢夫朝饔夕飧常懼不能必其命今欲少留涓滴以活滇人之命則惟有請蠲貢金一節而已夫

皇上取金于滇豈以金爲滇之所產耶不知商民裹糧重繭遠覓之秦隴近覓之巴蜀甚有至京而反用高價易之以進者至於金價之所從來尤有不忍言

斋或猝迄汰單或取之搜括或驟之閭閻或貶之商賈之脂膏嗟嗟無推膚呼天搶地

皇上不得而知也如以為必不可缺則慶隆以前原額止二千兩隆慶四年始增三千特以撫臣曹三暘按臣說太監之奏

穆宗皇帝慨然停止萬曆十年增金一千特以撫臣劉世會按臣董裕之奏我

皇上亦慨然停止則知金可有可無之物也以可有可無之物登為停止而況又加之逾餉之急耶惟盡行免解或止解原額二千停止續添三千少留滇民餘力以供他釐之加派少留滇餉萬一以救多亡多

懼臣危懍臣瘳根前兆景鉛價洪無所出來歲

貢鉛無術能辦臣懍有與地方諸臣席藁以待斧鉞

爾與泊貢金減增值尾注計餘年而量爲百姓請免建蓋累欵一城不振最從得旨風乃本

聽者識書額請增與民更始公田六之力雖會時之可為而其人並免其福良非偶然今錄于志以識

遺事

請加額解疏　　前人

據提學道副使樊良樞呈稱切照六詔之地人文麟萃本士應行所從來矣至於今日士林蔚起文章斌

識會額舉人四十五名萬曆四十三年恭遇

欽奉皇帝壽考作人增額二名多士駸駸嚮道爾時

曆庚戌壬子遞九乘餘今未有今日之盛也自四十

今年三月職受事以來迄今歲考東西一十六郡得
遍按籍計之有廿萬二千餘人而新進若不與焉詢
之郡邑有司僉云漢士攻苦下帷夷人束髮纂學服
儒童視昔不翅過之而青青子衿又可知也頃者奉
歲元年十二月內職奉部劄考
歷貢生員于三百八十人中遴選六十人尚有遺珠
之嘆而況解額四十七名能盡收麟鳳之網乎上年
九月內潘按院增以再增解額具疏今
聖主中興定明啟運千載一時特特
請加額三名俾成大衍之數用廣薪樵之典則人懷
脫穎之志真才鼓舞必有不愧科名者因名世而間

出宰丞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楊春芳議照我
國家文運啓開遐邇翔洽黔粵素稱殷九隆彝地在
昔皆攘楚之鄉舊參變從冠之儒文教日興彬彬幾
埒中土試籍遴憲至于萬千餘人則家絃戶誦可
想也解額原止四十五名至萬曆十三年廣額而
雲南僅同貴州加二名而止曾未得與粵蜀齊驅也
氣安得耆乎蓋歷科摠南宮者多則十人少不下五
六人而鄉舉之額寥寥若此宜金馬碧雞之俊彥
向隅而爲之不平也且羽書年觀劃立冠會模賞覽
黃讀其文多獨抒胸臆不落窠臼趨趣發有豪舉不
犀老意爲雖可謂遐荒無麟鳳而非奇花耶學臣樊良

據此請輿情共懇不可一日緩者
聖天子運際中興改元紀始九州之士共思鼓舞願
耀光明伏乞特將雲南解額特加三名庶遠方士子無
不爭奮而異日寧
君楨
國終必賴之矣

留計處方面官員疏　　前人

看得尋甸府知府岑調簡周仕國儒度顒昂英猷敏
瞻氣是大受之器惟是清白一節豪強不得藉倖逃
鳥騰謗然卒之田有定畝賦有定額閭閻又翕然頌
之適者東川把咽省會幾危而本官以一身捍強敵

之衛果馬羊衛兩陣大捷牢保嵩尋兩地無恙而肖
會剿懋雖參將袁善其宦洮濠等斷鋒無戰之功而
發縱指示挾毫皆本寬於也全蜀盡視功据封疆似然
寔俾之仍守舊地以懸猗氏之旆而實旗苑馬鄉卿
以旌其懋常奇績俟再歷三年奏績之時優擢監司
以資彈壓未可以區區常調拘之也臣因是而有慨
爲蜀有重慶之變成都之圍至危急矣然告變之使
計日入都部覆之
奇計日還蜀兵餉輜轉文武畢趨所以備督撫鞭策
之使者隨在而足是其權奢翕而搗其巢寇制其死
命無難也節然至資齊而出鎮遄達京師不一月可

通諭辰沅鎮筸一途徵兵諸餉灌輸西進赤衣苗蹤猶有救援之路滇中文武各官總跡在叅悉倘者落落展墨臣以痛哭叩閽無路索署印則無人索理餉則無人索總兵則無人廟廊諸臣設身處地想像其光景猶能緊忍存郵哉若非發言太破常格將司道郡縣各缺不論資俸不必推就見在本省盡令躐級而上則磨手必可支撐天下事也

請開粵路疏　閔洪學

臣至菲極陋仰荷

皇上簡授寄以滇南於今年三月廿六日舉到

整書餘丁建牌遂爭奔鹿卡八日驅車南發不意甫

及發撫標僕傳為紮也然著滇之門戶然有標則入滇

若驚登之遂從矣議臣連日咨詢其中情勸稍停援禦

矣枝諸夷舉眾而起是不一族其器号合其漁亦号

橋之擔鄉壁後村以謀於今日出平越者爲盜言議

省援圍撫接嬰城固守之狀城中益緩亦復補偏

事絕戰內應城外賊仰攻城上屢屢以礮器擊之賊

未能近惟是孫城掌太民無宿舂閉門之後羅雀掘

鼠食者不繼方數呈忍饑以待援兵乃臣不憂今日

之黔遂束手不可爲而不能不慮今日之滇聲息甚

絕或曰為衛有不可知之變也滇孫懸蜀寇之外襲

夷雜處徒恃有
朝廷威靈以懾之若遇三月五月車書不相往來
聲靈既隔風鶴易驚彼狀莽伺隙之戎能無蠢
動既往所竊竊焉慮也且所與兵救爭此土者惟二
司各道及郡邑長吏耳今居揞滇之在列者寥寥有
幾以司道言之布政雖存右佈政安普金滄等道守
巡並缺永曲靖臨沅皆缺其餘銓而未任任而未差
權遷高卧滇未期休籍有人地發故無人也至郡
邑空國入
觀此時威緋細岐路嚢足未前千里倘員有民無官
誰與耕桑誰與聯屬念之寒心方欲警來聞各官向

辦以備非常而墊護餘李克稱周行也至粵東所疑不
過謂先面稽査稽擾與臟必我於其地張官置吏召
募養馬原恐安也至今世我所經慮泊去處量建公所
頓募五六人看守我往來其間遇有不著不異遞盧而
不從滯備億一切節備秋毫于衡無涉彼又何嫌何
難而不恢以相從遞行之後商賈無煩擾彼更從
而利之兆此路在滇界者之七分在粵止二三乎滇
無關于粵亦可行也惟滇行粵中粵費出額外不容
不協濟而數有多耐今議該省驛傳道特置滇差簿
兩印鈐記分發州邑各一本必真正勘合火牌方准
應付登註年得徇情濫應歲終道核而彙其數而滇

雖此路方居恒無事之日尚合詞以議開況目今爲
救焚拯溺之圖又寧須臾再計此臣朝不及夕爲滇
而
請命也查田州係粵西所轄伏乞
勅下該省撫臣剋期料理中間事干叛造仍聽便宜
處治徑見施行然後一面補牘庶不至曠日遲久有
所耽誤若錢糧添加通融協濟臣請以自任不敢累
粵矣此路一開可以接南滇之命脉可以慰天外之
望蓋在此際然路艱危不異中流一壺既爲救急之
著在他日夷氣已靖何妨兩路並存足成四闢之區
至於滇中司道郡邑各官既經議開此路便須剋日

促裝不得再借端規避仍祈

恭語申飭擬遴回後期若容臣分別從重

題參盡繩以法切慮遠疆共濟有人亟危急應援足

賴爲滇撫以爲然矣

下請滇路專蜀並闢疏　　前人

臣戎裝至武林闢發警隨具通粵一疏齊沐拜發二郵兼程馳到湘灕滇從自粵來者言富州廣南之間熒章臣職必需降後可行不得已同新按臣暫駐黃

臣前疏恭候

廟裁冬之不得部覆疑是辟縣抄傳遞漏之故乃煌

煌

君命致久宿于草莽臣之寸衷萬萬不敢即安以九
月初自衡永折而之粵經桂平蒼梧溯潯江而上以
十月十八日抵南寧而臣之滯于道塗既八閱月矣
自此以進再十日可自養利入龍英土界再四十餘
日可脫廣南而出臨安臨安望省城五百里而近臣
之受事始有期也土司一帶不獨拳葛懸崖之艱觸
瘴衝嵐之苦與夫裹糗露宿飲食諮處之大不堪已
也褻漢官之威儀而損
朝命之靈重覆虎探穴經以身試不測之淵中間閱
係延任
國體臣念之凜凜亦既幾經躊躇而竟出於此直無

如封疆之不可棄畧此

簡書何耳雖然臣入矣全滇各員以千百數今而後復有踵臣而問途者乎今日之滇如在井底人之脫離慶若更生其視入之也殆甚于從井自黔警以來數聞出滇者矣未見有捧檄而入者也而況行道之奇難加諸部議之未決人觀望次且何憚而不裹足恐臣等雖入而此路終于未通各官終于不來此埀危埀絕之孤滇必非臣一手一足之所克撑終于不可爲也或謂粤之外尚有蜀會川一徑不知蜀之有徑何妨兩存今寓内各省靡不四通八達滇之受病止以纛黔一綫至此窮蹙耳且臣於粤蜀籌之至熟

彼此得失亦畧相當自金沙起建昌計程半月可達誠不若粵土司界中逾數旬之遠遲然蜀止會川一隙而粵田州歸順泗城安隆在在可走蜀之東川方壩遂棄之而粵諸酋素號恭順即撫臣何士晉止慮云田州近語克已恍背施戎索是粵之與蜀各有利害各有難易其文雖專倚政其不容偏廢者矣以蜀言之建昌會川之間營哨旗列特向非通途或名存實亡夫馬糧多所缺畧今亡者應議修復缺者應議添加若會川以南數站原無營哨則須從新規畫使臣履任會蜀委官相度隨宜措置應自非難乃盜賊出沒須於要害設兵置防必我兵力足制賊死命

西南多次且稱病蔡其匿裹徒以苗仲作崇行李遥驚至平辦飭而下藩臣再三飭以大義甫收近年功令之嚴而今千里羊腸一線中斷既無塗以與之入爲官乎是有詞而臣亦無如之何矣爲今日計惟有亟通粵西一線自粵之田州可達滇之廣南闢彼中附近商旅時特有問途者特中間經歷土司極目莽蒼遇夜茅棲露宿非飭蓋之所宜止今欲闢仕宦之同行閭輪蹄之境優須于其地照設公館措置夫馬棠種而又調劑土司俾之有利無擾方可使比相安憶先年舍滇士紳曾具有公疏而遲歲在滇諸臣亦屢委官相度似有次第特臣事任未膺未悉其詳耳

償之滇輸歸止有此數兩路登於術所協濟叅易應示
多金也臣與粵撫一一從長面相商確別無窒礙建
昌雖臣撫蜀兼轄事干創始須蜀爲成伏乞
皇上俯允臣議
敕下兵部行二省各該撫按刻期料理共期爲滇造
命俾滇無路而有路矣
朝廷無滇而有滇矣抑臣更有請焉滇去長安萬里
雜職小吏除滇銓者例給以大牌脚力蓋恤其遠也
至長安吏以上則否今粵蜀新闢險遠艱危什百于
昔矣夫必長僱馬必買僕其費不貲彼寒儒筮仕何
從辦此既難助之難拋苦資斧之未措倚道傍徨瘵

悠爾遐棄皇無人情固可念儘

皇上加惠遠疆曲體遠吏特

勅該部于新選滇中郡邑等官量給應付俾稍省水

土陸之資糧用包新路之脚價是亦爲入滇勸駕之

通路之當條陳者也

一條地方事宜疏　　前人

臣聞本固邦寧內順然後外威今滇何如也以其地

言之交水東記平夷西記倘塘並

朝廷金城湯池張官置吏之地袤六七百里間崇論

異域曲陽九泥再難縮半步矣以人民言之廣衆猶

是辛酉大饑閭井邦室九空雖伐秋稍獲痛蠢蠢蘇

今市糴斗米猶至三錢復冬春雨雪交零萬姓呈堂
矣以政事言之滇萬里天高法網濶疏視中土別甚
世界年來路梗員乏益不免權宜苟派畢格並寄民
社此輩頗惜若十亡狼狽十九能幹濟者十一闒茸
十九致破壞地方有官撐持無官逕來入省即傳檄
清理一時發印挈問至十五六輩畢竟吾無官可更
為難盡許矣以夷情言之曰儸曰猫曰安無猺不擱
入而烏撒東川尤逼處卧榻句飛之蠹民俾我之蹤
賽至霑益而十八營走鹽倉而輸款補他撒可等焉
寬二東以往未他如凡羅五羅汾夷犴夷黑玀玀白
玀玀無夷不動無地不擾大者屠城殺官小者焚村

滇路梗

奏報往來數經歲月遇軍情緊急不得不權宜徑行

更置

監臣寬以文法聽其便宜臣雖不敏或能焉

皇上効涓埃也

三條滇黔事宜并拯田懸舊歸有司疏　前人

今之對滇寇者內夷曰補鮓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

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

鍾曰尽五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

各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寔共安危亦不

得以鬨塵之患作腹視者也試思此諸寇者皆有[illegible]

遠夷敵在元神尤大可憂今爲滇計如療久病先護
元氣徐袪外邪又如理亂絲先清其緒使棼解而然
不傷國莫先靖內地固人心矣又莫急招還千里棄
遺之民復望十年未種之土矣臣閱歷不任幸按臣
精心遠識事事商訂問生靈之疾苦極吏弊之根株
於兵馬詰其予虛于錢穀清其塞穴尺尺寸寸一以
撙節變通爲主凡所以固護本根者業已知無不爲
至雲平交向一帶亦既遴廉幹之官置護防之卒編
招流移量措牛種而流民千百擁臣號呼謂賊巢歷
處乞作官兵分單給恐擾我耘耔跬脚不定臣不得
已爲暫羈縻外夷以緩其憑陵又多方區畫內夷以

滿巢聚嘯在衆必仰烏撒之鼻息而烏撒又占水藺
為懸喉當五脊雲擾之時豈有得安濟之寔否崩
和節之查嘗傳撫者不必堅其難彼隣順登進特大
革之常我朝四幕三祖得後之智與嫂奧賴正宇寬
亦可退可進也至内地殘夷滔滴皆是勿論悠處是
營蓋羅平千百村也今化為賊窟可深誅就使力能
屠戮有土無民亦復何裨且臣謫與論咎夷最蠢最
惡官法積為奇貨商爲逋逃敢搆釁抑勒一時焉
嗾歡攫搏而起險勢成騎虎耳此時不處以兵威懾
其悲則跳梁之勢未肯遽下若既剿戢撫之後若不
從受病痛癢處徹底昭蘇則病根不斷終非久安除

甚艱若見在設法剿處未及者偏撤道府將吏中患
其患與痛除一切消弭機宜臣與按臣次第舉行緣
未了局未敢一一而塵
瀆也內夷之亂既定則外夷之隙亦塞臣無復內顧
四從督師直前趨安南而渡盤江爲黔効其一臂矣
至錢糧匱詘到十分極處目今庫無分文千急萬急
臣已合疏籲
請若此項亦蒙接濟則事事束手滇必不可爲又滇
員缺補之宜遴擇滇路粵蜀之宜並闢臣南寧前疏
既詳言之並望
廟議與一立見施行以濟滇之燃眉滇天末遐荒燕

安矣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之矣

請修畢衛事宜疏　　前人

臣惟滇黔血脉止畢衛一綫畢衛者滇之咽喉黔之後門也故安酋遣逆首陷盤江而平夷滇陽逐外血脉於斯盡頹矣臣受事寥寂周回只在偏邇黔滇耿耿血脉詳在前後諸疏伏

覩上之靈以天啓三年九月解安南之圍以十月十八月復普安新興諸城及十一月破尖納識者王保郡江外群盜莫不震疊於是沙國珍羅應魁等咸向化軍前伏地乞哀監軍布政使謝存仁數其罪而赦其死單騎親詣賊營隨路安撫逆遣貴陽傳鑒遜嶺

爲不誅勦戡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歎平諸逆需幾許兵幾許糧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之乎或見滇師平師羅捣亦佐以爲所向無前不知漢土數萬衛饑運止三四千並暫時呼集非常川可恃之兵也或見東那而於滇餉苟延旦夕不知已枯底倒囊各兵歷道之糧尚半年未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各千據四五冢塞不免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萬勦賊之後縱然吻替亜張世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奠息仰于水鳥未可認賊作子也或見阿九已投首補鄉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遯普界抵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夷大化情可概見憂未歇也至

矣劾良棨驚蘇來已久方簡州未叛一年之前干戈
先尋矣彼狼子野心革真俛首帖息就我牢籠不過
彼以誘我我因以懸彼今情勢窮蹙禍機猝發而東
川霑益普安亦時雲擾滇必不能西顧應接此目前
大患也又水西緊壤泗城延初欲用泗城為牽制水
西之計乃頃者滇師長驅黔境既四百里連拔其壘
殘營轉戰殆十餘日而泗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為
我用可知泗城不為用恐安南不能久持必掣而入
于賊滇黔一線自此永斷將來規復便無處下手此
又目前大憂臣亦既徧集士馬再繞以諸將以叅將
尹啓易駐交水以叅將袁善駐平夷以叅將施翰駐

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盡發武尋兵之在城者于各隘以守備金為貴駐備甸以名色守備李瑗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苦未足捍大敵而此數萬兵之糈安出乎臣又檄普安州署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遴其精鋭成一軍號以本官領之駐箚普之間使東望安南而望平夷相為呼應臣所為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地利不習饋運不繼勞逸之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攜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為東道主固兼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普兵之糈滇不得不按月

暫給又安南孤城久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竊千三百金分發賑救冀爲

皇上延此孑遺以待恢復乃滇不能自活呼吁吸吸救死不贍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數省粵既無事之國身在井上蜀非無事而兵力餉力皆十百于滇黔之危蹙雖與滇埒顧地近路沿呼吁可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屈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

皇上數百萬金錢遠用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輿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瘠至苦矣若不及今

將前後紙上所

題允之餉一一如數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亟遴選

殊異趣促來滇臣無米必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

撐持雖

廟堂之上無棄滇之心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

月將行部臣阻止之謂兵事方亟呼吸安危疆事視

巡方孰重按臣以爲然數月間隨事商訂幸未有失

一段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之共嘗之而

廷臣或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已於顲

呼者也

皇上未忍棄滇按濟極救卒待臣詞之罪耶抑臣猶

有
請旨之
朝議以撥黜僮重鎮臣將莊田仍歸晉業矣若謂有
鎮臣則撥黜立効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會袂而起
極効撥黜若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加勸其有志
而未遂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蕞滇
隣疆之後継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
臣屢飭有司加意撫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之
趣倖成危解之形奈何更以莊田一事偏發而駭亂
之局已沸而加薪焉勢已驚而又爲鼓焉此氛氛宜
衆蕃非轉死溝中則群噪指掌耳正恐陰然雖未紓滇

禍亟裂冤夫莊田爲滇民患苦其搏噬楚毒之狀前撫臣周嘉謨按臣鄧渼之疏蓋詳言之臣然倘爾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傯之秋昔稱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湯鑊憶鎮臣今年春曾移牘于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臣題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爲愛鎮臣以德也鎮臣侍童不撓其御左右不必假借便斷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而遏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賦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天語丁寧將總鎮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

於泰朗㕘羅平師宗危城累卵警報一夕數至矣以
兵力言之滇兵烏合大都市井菜傭倉皇呼集未經
簡訓閱鉦鼓耐慄望之知其不堪其兵驕恣不律所
過蹂躪譬之烏頭附子非常用之藥前撫臣語臣此
輩狼兕念切不肯向前真正忠勇如沙源外指未幾
屈而御史傅宗龍亦以用土爲險道皆膏肓之談也
況好爵金錢止堪啗誘一時今人人蓋黃束金加三
品四品綠債盈已極我鼓舞亦窮矣凡此皆今日滇
之痿候醫工之所必察而發藥之所必劑者也臣受
事兩月朝夕念此竊以外夷可憂似內夷如蚓食腸
如疽潰腹更可憂盜賊可憂而剜公私之耗竭綱紀之

地諸酋仍伏迎道旁各立認狀復黔走馬所且於衛權然大通矣通時黔師已潤大方軍聲甚張盛藉幸西南之局可旦夕結乃不意曾未兩月黔師三路再敗諸夷復雲擾盤江上下出沒爲梗仍日有聞者嗟嗟豈天之未厭亂乎事急矣安普之間風鶴動搖將復不守矣棄之乎使滇代黔守之乎竊計滇黔十八站普安居道里之中普安而下爲新興安南丞爲盡城關嶺望貴陽遙焉而滇遠矣且並黔疆也滇能爲黔復之爲黔通之而不能代之守者主客之勢也不獨此也至於錢糧黔有天可號滇無鉢可託以滇不若黔之地近而治亦勢也故臣昨者疏

請趣黔亟以兵來會又敕黔自齎餉接濟免致貽誤
蓋字字真切矣况滇今日有急自雋池有失烏撤東
川霑益四路會兵明言刻期犄角滇滇不自顧安能
及他責滇接濟安普者此誤欵彝耶亟宜念目前普
逆計宜以黔任守以滇任援或以黔師斷掛鶯嘴來
定事有餘及此而不然也比番之失以孫秉久稽戰
巢穫盡士餒爲賊所乘非戰之罪敵之能也聞道將
未大損失陸續來還收拾餘燼尚數萬他不能知如
尹伸魯欽並膽智絕人主持有督臣協力合謀何難
再新壁壘乎且上衛之守無須多兵也威清平壩安
莊各樓櫓無恙守禦甚設惟關嶺查城安南新興普

窩諸處發遣宿兵安南三千他各千餘或七八百而
思安衛新興普安各有見兵足以充數此不過用其
也心干旌旗相望矣每城遣文武能官各一二員仍
委本路監司一員與許成名同駐安南以控諸城專
職兵馬錢糧經理旬日而事大集也或又以千里
夷寨寥寥數千人乍足辦賊而又不然也盤江內外
皆逆著者不過沙國珍羅應魁尹王保龍國忠龍國
海龍得佩柳朝亨敖肇方尹王保未誅龍國忠龍應
佩已降尹既誅沙國珍巢又降雖犬羊反覆貪生怖
死者情也新自死得生寧肯再棄生赴死時下正在
觀望我去而去之則安心又權宜用滇兵去住不定

縣使岐發延不至若遂守以黔兵鎮以黔官以六序
真實忠安撫輯綏用全副精神從事臣知其不復反
也所謂時勢爭移再轉也乎置今問假黔官黔兵
棋布星羅而選師遴徑乘衷若與之呼吸而時會貴
於飛資糧民之間而以為犄亦以為角此率然之勢
奧衆不知
廟堂之上今於黔事議兵幾何議餉幾何用三之二
發大方而以一用之上下衛則滇黔可立通事半功
倍惟此時為然矣安知究竟黔事得力不在此一分
也此黔省也臣言之嫌于越俎顧滇之代黔守既也
閫服參廉無米發兵者不能再責將士忍餓而守孟

今不言俟普安再壞而言言亦何及臣輙忘其冒昧
謹會同總督貴州兼制湖廣辰常衡永等十一府并
雲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楊述中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汝元急切
以
聞恭候
廟議並斷施行

極言滇事疏　　前人

臣之受滇事既二年矣日月氷固圍如漏舟之在巨
浪也日日言討賊如徒手之搏猛虎也處無可如何
之地出萬有一生之謀卧薪嘗膽撑搘到今其于滇

之艱危備閱之矣利害得失熟籌之矣朝夕滇故魂

夢皆滇滇之事在滇者不知誰當穆者在滇者不言

誰當言者今滇之事棘矣計無復之矣嘛餉則餉不

慮萬里叩

閽又萬里走楚未見一勺之相活也急隣則鄰不恤

千里為黔轉戰又經年為黔戍守而黔之責滇未已

也究哉滇手滇必危矣滇危而臣受誤滇之罰誰能

寬臣臣敢無說而處此請徹底言之今千急萬急莫

如餉滇今在滇中四面梗絕便有餉接濟猶得左支

右吾收拾境內堅壁一隅如無餉也饑兵必譁往從

必選復安所措手臣等二月請二十萬以延今歲卿

天而號真一字一血今復半年矣兵日以久餉日以蹙若此項不以今歲到決雖責臣黔全萬一滇有差池以為臣罪臣不受也此臣之不敢含糊者也至於黔之望援滇詛無辭顧滇之力亦不容不審也臣昨年曾為援黔之畫矣所擔任只在救安南復普安二事始事之承當即後來之究竟臣疏具在可覆而視蓋揣滇力止此若滇不自量破八納之後妄有覬倖輕師渡江此不過與大方之敗同灰燼耳恐普安亦不免再壞滇之潰全師以全普安則不渡江之算勝矣今日援法又不同矣安南普南一帶既于七月交黔自守矣不知援師之出應何途之從仍下安南予

盤江去滇千里滇師渡此所謂強弩之末且軍機呼吸臣非能遥而制也頃者黔按臣傅宗龍一聞朝命即日慷慨叱馭臣發精銳數千護之安莊黔按臣見普兵之勁也將招之入黔滇兵以涉普爲白眉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即滇之援黔耳此外有議滇師出霑益者霑益距省城八站又四站爲盤倉又十餘站爲大方大方于滇遠而黔近在黔省數百里內黔師出門便殺水賊若滇師之出須先殺霑益之賊霑賊盡絶然後殺盤倉之賊倉賊又盡絶然後犁水界以及大方此豈易言乎滇進大方至險遠倍黔則難倍黔用兵與餉亦將倍黔

國家有此物力否兵餉未集滇能舉事否卽有餉矣而無本色有本色矣而不能運猶畫餅也不獨此也進霑益亦非容易也霑益左毗烏撒右連東川爲賊三窟我兵進守非選鋒萬人不能站立又非五千人連珠爲營則餉道不通及轉運之夫稱是此以月計之費不下三萬一進之後不復可退殆與黔事終始頓兵空城以自疲非策善者故臣等未于烏撒並東川用羈縻法于霑益用鵰勦法使機梏常活放哥面常寬漸次收拾夷之附者十七八具結認修城認保路請州官下城而臣未之輕許蓋意念深矣姑爲緩着與民息肩亦自有見今堂堂正正兵從此出將從

前屬案二乃斫斷恐霑益復動烏撒東川亦一片都
勦逆東隣賊去處必在在戰場此是不容不躊躇若
也雖然黔將有事于大方則滇師必進霑益固不容
援也兩半耕且作且屯恐無餉耳請
皇上於滇餉二十萬外再給以霑益之餉滇師下霑
姑曰復城如黔師未舉只以兵與劉防以紓吾力果
其大舉遂駐多兵使虎豹隱然在山則東川之賊不
能飛渡烏撒之賊必牽顧其家而不敢遠出是陰翦
水西之羽翼所以援也是可爲也儻黔師遂路大方
賊勢窮蹙必四面奔突霑益有兵賊不至以滇爲壑
滇可恃無恐因得借兵之威視賊之所匿扼而殺之

則滇黔之功可收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爲也安効良以蜀之土府處黔滇肘腋此番來除則三省壹表歟也然非合三省之力亦不能除果機會可乘黔蜀拳事滇不敢不枕戈以待師期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爲也三省之外非滇力所及矣求滇于三省之外是水西之賊滇與黔蜀共辦之需益爲撤東川之賊滇先獨辦之也滇無是力矣此又臣之不敢含糊者也或見滇年來小以捷聞未有挫失因疑滇兵之可用而不然也方天啟二年此兵潰于果節矣覆于量水矣又壞於長坡矣而今召募以來敵釋用之也屢指兩年中雖大小百戰並在數百里內搜可梟首尾可接

傳千壽萬轉不得已而後一動捉襟露肘莊状臣竊
經過必嘔之果能驅諸毅千里賊巢所向無前者師
不戒於外禍必中烝內擾滇者其誰耶即今石嵧寇
新之間野賊出沒發兵状捕必胥潰衆無礙下手兵
還賊仍出無有了期兇駐教弁之師茲新革甫痛甫
癩自苦自焚有何方逃可控手其他句支句尾所在
兇告閙必閲墻瑕釁萬端未可縷數臣迭廑慮自救
不贍語云重為任而罰不勝逃不勝而罰將於何所
濟臣以滇為職不敢以
皇上之封疆僥倖輒不避瑣聒會同巡按雲南監察
御史羅汝元瀝瀝以

闕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憐滇之苦立刻千以實餉差官解發有滇餉則有黔餉必先滇餉後及黔餉滇餉不至臣不能任滇事黔餉不至臣不能任援事至於滇之援黔臣一片血誠惟力是視仍

朝端之上言下爲滇熟思審處勿強滇以力所不及使於黔有實際而滇亦不至孤注封疆幸甚臣愚幸甚滇路久斷臣等五月所拜之疏至今尚不能前萬里絶域寃苦呼號語不知擇更冀

聖慈矜察

處置夷情順逆疏　　前人

天啓五年五月十六日據尋甸府署印同知許尚倘
呈守備鈐烏貴各揭稱東川土舍祿千種具印信公
移無非把揚諸違禀帖差漢人夏紹全齎投轉解到
臣臣審夏紹全稱水西烏撒差人到甸兵東川峻拒
封兵未借發攙祿千種更服漢把投印信公文稱屢
准尋甸府齎文化誨耳提面命果職無一次不傳諭
烏撒勸水西從撫獻功正罪止因水烏營長百計誘
引烏撒提起殺何與緣故所以後出樓變而今水西
動大兵數十營差人將金銀玩器抬送果職催兵果
職不借要未掃聽之妹然果職始終效順不敢負本
院德意等因臣當給文戒諭量犒來役去訖及賊販

避歸菜又據尋甸府呈據東川印文稱水西越境所
謂逆天早職屢蒙尋甸府備一念忠誠具帖稟明但
水西倚勢凌虐催兵馬人日至府威逼送早職飛檄
一本分明華土分服等事書冊一本又夷字書冊一
本早職已呈尋甸府備轉申觀閱等因又據尋甸府
報官兵進賊至霑益東川接界見東川先砍伐樹木
下竹籤不容賊兵過界又據副總兵袁善報土舍常
安富人自賊營逃回稟稱有尋甸馬大頭童戈資送
安邦彥安効良各金銀蠲牛酒投見等因又據尋甸
府備報童戈資帶兵往見効良款分兵來薄尋甸又
該府備報戈資引賊自法乃上流渡河戈資助賊衛

鋒烏官兵全鋌等當陣大罵復還賊內又據同知許尚守備金烏貴答赧奉諭討擒戈資隨令秦之岳往戈資寨暗購部夷阿苦等許以重賞誘之使來隨帶官兵至七星橋外設伏奄戈資擁兵至彼伏發戈資部夷星散我兵隨將戈資擒綁檻車押解該道會同巡按御史朱泰禎看得東川者烏撒之一氣也尋甸馬大頭與東川備目世爲婚姻又東川之一氣也此番水烏不遠千有餘里而入冦固以東川爲後勁尋夷烏東道主耳惟呼東川不應呼尋夷又不應僅奄戈資井烏鄉導而戈資之部落亦爲我用而不爲戈資用水烏之所以跕脚不穩不信宿而宵遁也東

川在天啓二年常紀尋甸薄嵩明矣自臣受事多方牢籠使受我羈縻故三年之間暫弭其爪吻謬爲好音之懷然謂其遂以我之故而能絕交於烏撒非人情也揣彼之意特不欲因烏撒而速禍于東川也又或欲留東川之一線以併爲烏撒地也總不必逆其將來而今日之不助兵可賞矣若竜弋資爲竜順臣逆種屢叛屢附屢附亦屢叛其毋索禾綠水西女臣等慮弋資走入水西故密囑同知許尚守備金爲貴陰購艾資部夷誘而擒之擒之日大張告示自弋資外一無所問金爲貴親齎黃旗徧諭各營安插當下而定蓋擒一弋資而內夷之不爲弋資者蓋心服也

臣等即日付竜弋貲於市曹函具首傳示夷寻一帶夷寨及下十撒於東川嘉其内附之誠堅其有終之節仍量犒花牌牛酒行府差官往諭曉示覊縻夫弋貲鼠子不足為有無即東川大羊嗔喜不常此時之入筮亦未必不為異日之潰藩惟是夷情順逆關係封疆不敢不據實

上聞至于年來駕馭東川固結尋夷多同知許尚守備金為貴之力尋甸四面皆夷非二官真心實幹未易勝任臣等前疏議以許尚陞尋甸府知府金為貴加陞遊擊將軍職御仍管尚甸守備事蓋不容己不容緩者伏乞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俯如臣等所議且覆行臣等遵
照施行庶吏情之聯絡有賴而外寇之窺伺可消矣

報代言建昌開路並獲通冦疏　　朱泰禎

臣聞明主之使臣也中命自天萬里寧殊於几席貞
臣之報主也惟力是視一心敢愛夫捐糜臣泰禎家
本農桑一切溫飽晏安夢想不涉心膂鐵石百几艱
難險阻終始靡他自正月元日伏蒙
天恩浩蕩
勅批補給責於臣門臣望
闕謝
恩叩首祇受蚤夜嚴裝單車就道未幾而至滇中役

人至矣前按臣羅汝元移書于臣謂從天啓二年冬杪境遇滇黔用兵因留會城共議惟艱至八月後始出巡方仲夏仲旬方可告竣具有寬限堂呈相期緩行詞甚懇切臣尤念功令初嚴不敢家食遂于四月初六日視篆即臣父母子姓飄然于風雨之場拮据爲索綯之計且不暇顧矣自臣鄉經南直隸湖廣以入夔門時三伏蘊隆炎歊爍石暑雨驟至洪濤漲天輿人首戴夫轄車行潦浸淫于馬腹停車止宿每至夜分迨六月十三日始入成都則

詔使行人潘士遴雲南典試工部主事施知曜行人

間可陞學臣揚師孔及府州各官首領下吏幾數十
員後先停滯者已數月矣盖自本年春初建夷作逆
焚劫横行仕商裹足以數萬計又聞瘴癘之虐夏秋
增劇曰大渡河曰巴松曰白水曰金沙江毒草交頭
名黄葉瘴中之即斃非霜降後不敢渡臣仰天誓心
殊不之信以爲
君命所在天命佑之若霜降後戒行則夷焰更鴟張
更當益熾建昌一綫不幾爲鬼窟乎時部院督臣朱
燮元治師瀘州移書請教按臣温皐謨調度省會覿面
共商督臣即遣副將鄧懋官押兵三千遊擊陳謨押
兵一千五百委參議錢時爵發于雅黎之間參政吳

光義簡敎于精銳之選副使許士奇搽括于餉饋之

計按臣同心籌畫加造餉馬部署月餘臣與諸臣剋

期以七月十九日長發忽于十二日接邸報奉

聖旨雲南鄉試照壬午科以前事例巡按御史便宜

舉行考官如過期路阻准與回京等因欽此典試二

臣念此時道路正阻郎百端飛度已踰常期況

明旨煌煌敢不恪守即于十九日與臣南北分岐各

別去矣臣尤念未覽盛典庀餚酒嚴郎臣梗道立通

未免會粹前按臣雖經報滿然巡歷既竣凡內外職

事確有鑑裁即稽覈舊章時日暇裕移書急足堅以

疾辭懇前按臣遵

旨舉行以九月初九日入闈充事二十九日放榜訖

計春試及期

大典無誤臣與使臣學臣衛昌庠鷹鼓行而前師武

桓桓壁壘俱變諸酋長部落或布署降夷瀾編氓以

自充輿衛或羅拜馬首緣重譯以求道

天誅其餘亡命賊徒或啄息于崖巔或潛竄于澗底

自是封狐屛跡周道倭遲仕商繹絡而進以數萬計

於是雲南撫臣閔洪學委撥參便莊祖誥前後發精

兵五百遊巡于絕塞二千里外道把總皮加善李茂

榮等督之順齊塞徼叢緝迥冠鳥利等賊另復差官

修治橋梁傳舍于荒徼蓁莽之中

勑批藉擁護之嚴諸臣甦風露之困果于霜降之前
歷盡巒烱抵蜀南界鏟誅逆酋二首僮僕九名屍二生俘
臣等祇奉
簡書幸甚無恙已與前按臣訂期于十月二十六日
面武臣暫留會川申飭將吏相機密擒弗緩時刻爰
加善等遂同守備李獎遊擊黃承爵指揮鄧夢麟蕭
廷勳李子麟王朝張國政等各出奇謀分路設伏果
于九月二十日生擒烏利并從賊何祖者俄共三名
俱監候會
題請
旨定奪臣按烏利係四川七州酋長同泉犯張世臣

結黨稱亂巢通會川與雲南武定府連界往來作惡攻掠武定城下屠戮甚慘節經滇蜀撫臣協討購擒懸賞千金累年逋抗今仗
天威設奇意外殲厥渠魁餘黨奔潰兩省獲安有功人員查明另叙臣所謂開路擒逋慰
聖明南顧之思者此也臣所經建昌一道從雅黎至滇界分為五大信地將領五人畫疆而守南北亘二千里而進東西之廣萬不當一止如綫焉道是曰充封西界無垠俱屬夷落其西界為西蕃名烏思藏小西天諸國即漢西域唐吐蕃遺族其東界為猓玀種類甚蕃鼓煽滋衆嗟此不毛之地介于蛇豕之羣士

庶敉敎莫能必旦夕之命所幸要害之衝醜夷所倚

爲天險者曰晃山所曰瀘沽峽地不踰百里而泝巖

摩曰萬壑轟雷白日殺人無忤視者比爲參將陳廷

對信地廷對心雄胆壯謀勇兼長分火絶甘得人死

力夷酋長畏而極憎之庶幾稱干城焉進擊傈㑩鎮

雅黎之間威信素著副將鄧懋官提十旅之衆教令

嚴明並有神于開路之役獨自松林站以至禮州從

祿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內寨柵燒殘白骨山積

營壘化爲丘墟士庶棲于沙渚禾稼在田而不敢刈

室廬空曠而不敢處夷彝獨横將令可知臣並與道

臣按察使張邦翼計之云將領無提戈擐甲之能軍

士有塵飯塗羹之嘆共議增兵三千以添戍守以一
千增守建昌而道臣居重之勢稚以一千撥守黽山
瀘沽而諸酋不能窺我北鄙以一千撥守阿稚白水
而諸酋不能窺我南鄙蓋必增設此三千而南北要
害之地呼吸可以相通撻伐可以互濟必聯絡此五
信而漢夷分界之會威信可以讋服勦撫可以兼施
全蜀之雄藩益鞏于磐石滇黔之仕旅深快于周行
番為今日喫緊之策臣所云懲前毖後裨滇蜀永賴
之計者此也臣念受代之期僅盈旬日特以建昌捷
道一節
廷臣矢精獻之謨

廟堂塵宵旰之慮即烏利一鬼毒痛兩省殘邑數年
臣等豚處不遑啟言竭蹷是役也不張一鼓不糜一
矢而潢池鋤盜赤子遂安不煩兩臣不踰兩月而劃類
洽同文從盪皆我
皇上有截之聲靈無外之德教惠遐畀濛並耀光天
而蜀中督臣指授道將籌策者精控馭者熟按臣塵
中調度三令五申滇中撫臣覶志開邊迴安遠藩前
按臣亮心衛士登明選公諸臣之手口將荼亦良苦
矣臣既與聞始謀又幸際成事謹祕緘以
聞至文武將吏之功敘兵餉酌處之機權容臣次事
後會同撫臣移會蜀中督臣按臣悉心商榷嚴加審

敷別疏

奏聞未敢以管蠡之窺草草而議也

援黔請餉疏

准撫臣閔洪學會鎬竊惟霑益州與烏撒後所同城爲滇黔共治之拔其失陷在臣未任三月之前蓋天啓二年滇之亡城三而霑居一焉臣于天啓三年芟洗賊巢重整舊土武尋師羅處廢轉危爲安平夷亦在白水松林一帶城防在在恢復且以其餘反黔之安南普安而綫霑益者非棄之也以餉不繼也霑城攝乎烏撒東川之間守非重兵不可餉非月數萬不可兵餉與黔事終始非

朝廷轉輸源源不絕不可臣前疏所謂以兵空城以
餉敵者也霑賊交墮非賊所覬且自臣計擒設料之
後四十八營火燒赴洲納款輸糧天啓三年之賊況
及十六七爲六年來所無之事是兵雖不守城而霑
未始非我有也大勢既定之後滇可不費片甲不損
手粟而霑城晏然臣前疏所謂姑爲緩著與民息肩
者也此臣謀滇之苦心也今霑師之不容緩者則以
黔有事大方借霑爲聲援耳臣之愚固及此前疏亦
並言之故於滇餉外再請進霑之餉疏半年㫋日
引領北望無粟液水西江迂不及事督臣蔡復一那
黔餉三萬爲滇霑進之需以十一月十一日解到臣

乃得一面料理以待餉之至進剿之師督臣議用三
萬蓋深知此地之重非三萬兵不足彈賊而滇恐寔
敝賦不能三萬也更庫無剩錢倒囊出之未足充三
萬兵十日之需也臣不得已議兵九千以五千駐剿
賊以四千連珠營于龍山炎方松韶松林之間又置
運兵并象運夫七百洽之共一萬七百人也而象馬
不與焉此兵微之而迤遠普二三千里逝者千餘里
非朝呼可夕至也然隨到隨發既以十一月發炎方
千二百人松韶松林各千人矣每兵日支月米一升
需米三千石有奇此米分投糴運糴價運價各所費
不貲不啻二十石而致一鍾也自州縣輸之首又自

者諭之由請然後調兵夫接遲廢經轉尚尤未易阨
遲而辦也督臣擬罷之檄以十一月初七日到滇需
之檄以十一月十七日到臣熱腸如焚微勞之績非
不兩下而各竭蹶不前臣又目擊遺黎憔悴之狀
奉命罷勞之苦事難湊手勢不可如何欲拮据二閱
月而使能舉兩路下需之師也督臣申明職掌疏內
所謂與臣往復計之未得要領者此耳今上衛雖猶
通徼是畏途文移往復非四五十日不得或黔已有
行滇未即到滇已進黔未即知即據黔監司原無
更易之事傳言之口尚至失真況集兵措糧實實未
能致期者乎今兵已進需亦無庸喙矣惟是兵進之

後不復可退臣所憂者兵數之尚少糧餉之全無也姑以一萬七百人計之行坐糧月三萬有奇不五十日而黔解之案爲盡矣五十日後士腹不枵乎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萬口呼庚用何策以飼之此不可不亟議者也霑城與烏撒東川相逼勢在騎虎黨句連鎮雄烏蒙四面來犯此寥寥之數千恐不足抵當文黔師大舉十萬之衆分道並入賊奔突之勢不能不及于滇黔以十萬驅之而滇以數千受之寧免爲壑之虞此其勢不容不添兵倍添兵須倍添餉又不可不亟議者也兩者不議則進霑之兵壞于賊又壞于饑而滇之事有不忍言者矣事急矣不能以須臾矣

至黍與交平白武壽師羅各路防兵之斷絕已久
不在此數臣謹齋沐以
請伏乞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將添兵措餉事宜從實計處立
發滇餉併發需益之餉差官勒限解滇以救滇之燃
眉至于滇兵赴黔先發張雲鵬五百人再發普名聲
四千名而滇之精銳强半在黔矣頃者普定之戰業
效一臂滇所存無幾分布各隘似未能盡空若夫下
烏撒撲鹽倉更須合蜀黔滇三省之力以求全算而
非臣所敢輕言者也再照兵馬與錢糧相因者也有
兵然後可議戰守有餉然後有兵必銀貯庫然後謂

之有餉幸天啓三年
俻金六萬廣東五萬相繼入滇故臣得收拾內地漸
略鄰壤兩年支撐費省功倍一絲一粟未嘗東流迄
天啓四年而滇未受
朝廷之涓滴矣滇如斗大天不雨金餉從何處來即
部議分給湖廣銀一十一萬五千事逾二年屢厪
聖旨至差官守催而湖廣終不予滇一分也滇其柰
之何哉不問滇庫之實在有無而但曰用兵幾萬幾
千豈滇之兵獨能餐風而吸露乎不過因滇在萬丈
井底有冤有苦未易控乎今臣亦何敢深言但望
廟堂之上備查兩南用兵以來共費過

朝廷金錢若干某某省各若干滇所實受若干旣知
餉額便知兵數旣知兵數便可定戰與守之數則滇
之艱苦瞭然指掌
朝廷不容不實實接濟湖廣不容不速速解發即黔
之責望于滇者堂不忍復强滇以所不能亦無傒于
臣之曉曉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雲南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閔洪學看得滇與黔並
國家金甌之一
皇上之用滇惜滇與黔無異也除臣爲黔約與國以
圖黔滇臣援黔切纓冠之救而不忍以圖黔者病滇
均所以効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臣自孟冬受事以來日惟綜覈吏治
覈播賦額無暇對焉時從撫臣于帷幄之議緦緦焉
簡精覈以會黔事者滇之漢土材官皇皇爲亟征繕
以固我圉者滇之粟米力役如毅將張雲鵬耆名聲
檄紹周肇率部下建纪務救千騎先後督發應黔督
武相勗于路初不待我師進霑益之日而始爲援黔
初不待黔中再四檄催而使議入霑之役也至今日
師在霑矣滇援黔之責塞而自繼之力竭伏願
皇上以念黔之餘及滇毋令滇有從井手援之危究
抱薪救火之買是不可不亟圖也何以明其然也滇
之始議進霑也前按臣羅汝元對之甚詳前按臣之

疏曰滇之不宜輕進霑益猶黔之不宜輕進太方謂其深入彼前冦中兼進不能退其勢孱渾又曰使臣寄疏請各偏不必曰余鮮列郎曲交趾兵斷難將黃荷戈霑師之持重又無庸再計謂其困釐于獉菁穴中可摔不可恃其情逼耳為滇畫自固之計數語盡之此天啟四年秋八月之局也至今日而滇且不敢言自固矣何以明其然也黔以三大帥將六萬之師渡六廣河而陣又分一裨將督萬五千人斜蜀兵從遵義入一往盡敵之氣目中已無驕子一鼓而捷再鼓而逆彥不知其所為計不得不借救鹽倉滇之以霑益之師牽制鹽倉而孤軍深入之慮滇與黔實並

受之而滇更為棘手何以明其然也雷以手縋荒城
疲民新附四面衰落環嚮伺釁轉戰之路數窮千里
之糧莫繼黔師既入七命諸酋很奔豕突死不擇音
舍滇何適哉以被髮急鄰之誼為開門揖盜之舉黔
之振旅來歸而困獸一鬬已薄曲陽城下于此時火
出師不足以滅賊多出師則又值吁
天難必之數已事可思而禍中于滇滇又安得不以
急鄰者自急也自急奈何夫亦曰士馬芻茭一往難
繼吞塵阻月慈父孝子不于此日十顒吁嗟而孤軍
意外之慮又難代之何以明其然也滇中齊敷之地
歲賦不能當江南一大縣無事之朝竹竹自給類兵

之余庠表陳文兩單鐵年來兵荒交敵尚有滇年況
緬甸至平夷各要害設防巡兵足衰九百餘里添搐
地十有四歲盤官兵九千六百六十五員名馬六千
七百六十七匹大約每月支餉銀九千九百九十兩
六錢米一千五百三石五斗此皆在常賦額兵之外
者也今需益龍山炎方松林共官兵九千員名馬三
千匹及運兵六千運夫七百不啻倍官吏而半農夫
此又在增設防兵之外者也兵屢增于額外餉屢
加于額外今日農妻其奉官去其伍款民不饑其可
得乎民既饑矣尚其餓矣款需兵用命又可得乎況
以我

皇上之不忘滇也
廟堂主計者之無偏枯也以楚餉十六萬予滇滇將
吏口誦
詔書心懷血戰不啻兩珠兩玉時日以幾未幾而以
五萬改蜀開路曰路爲滇開故不忍議割去也乃十
一萬五千之餉
明旨森嚴餉臣丘兆麟楚撫臣薛貞俱慨然撥給撤
不蕃司藩臣決意畫難詰辞交作余守催下吏䩄顔
口禁不能吐一言以邀朴手旋復饑寒流落餓死而
委于道周者枕相籍也獨非吾
皇上無辜之赤子乎竟以奉

責請滇駒之旋而至此極也我
皇上兵跋斗一萬五千之將吏已望滇將吏之腹而
鞭意其大謬不然滇將吏又能非忍死而執干戈則
今日議折色明日議本色今日議兵運明日議民運
夫孰非滇撫臣所謂敦求掘新醫瘡剜肉于萬難設
處之日收拾瘡痍支撑破壞三年常如一日一日可
比三年為
陛下收散潰之人心補滲漏之元氣語云巧婦不能
為無米之炊難之者曰吾必待有米作炊何須巧婦
今撫臣手口將荼殘支兩歲煮空鐺繳敗絮正巧婦
力盡時也試觀武尋師羅平夷亦佐白水松林之間

平黔殘疆徼有今日止用
皇上帑金兵萬粵餉五萬而又以其餘從黔之安南
普安滇豈敢浪擲金錢又非有天雨神輸源源自至
之金錢使可稍議撙裁尚容務括而屬哥欸為是曉
曉過對讀
君父之聽無人心矣至今日而滇以芻芠稞糧之未
時也空以黔上之聲援應黔黔不任受若猶是芻芠
稞糧之未時也則猶然紙上之兵與紙上之戰守也
而還迭頻饑卒于空城曾無一籌自救之實而先與
諸酋以求得不自救之名四下剝骨屠背狠致不幾
以封疆為孤注乎自計計黔一幾倖而萬有餘矣臣

素有盟心不敢為大聲疾呼至此有萬萬不忍須臾
緩者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危也惟我
皇上秉天察照萬里燭前今滇黔之痛癢為一而又
黔滇兩議防之增餉與進霑之增餉為兩途不關部
院大臣會議接濟至如楚藩臣之抗
命也壽遲誤軍國普更祈
天語申飭毋得藉口于天啓二年楚餉無剩之說而
郎以天啓四五年見徵楚餉內如數補解庶幾
明旨信而饑卒獲甦
聖澤均而新兵益勸危滇續命之壽勞臣瀝血之懇
惟續我

皇上以念黔者念滇以惜滇者用滇俾臣等不致以
圖黔者病滇萬里顒呼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水藺烏三逆入犯大獲全勝疏　　前人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據署雲平遊擊事副總兵
袁善報據鄉導張雲漢帶領降夷者磯報稱有親戚
自烏撒來說今有水西最大頭目營長毋得阿弄東
祚阿叩于本月初來到烏撒糾兵說雲南普兵往貴
州今大兵又要下霑益兩下夾攻我們大家雄兵齊
上雲南做一場水西又差之送霑益法堕落竜尼歹
雖世昌等及家奴福祿阿寫阿血等各銀鐲一雙大
馬一匹雄齊兵馬往在三月初上霑益等情至三月

初四五等日據貴州普安州塘報水西兵陸續入鹽倉且州屬矣蘭等處賊紛紛望滇而上不知何為等因又據畢烏通判莊以裕塘報稱四路探得歸濟比恰普陌毛口郎岱等處賊兵連夜往上犯滇要于中途截霑益餉米等因該臣檄行霑平曲交各隘道將整兵隄備及催儹糧米進霑併添調兵馬會麥遊擊劉崇禮統兵劄曲靖守備金爵元統蕎甸兵劄馬龍各守城池相機策應去後又據副總兵袁善塘報案探得水西差人到地名谷即渡口找搭浮橋兵馬要繇此過渡又安効良劄兵二營在可渡險隘把守又差頭目顧才保等領兵一營劄石龍山後如有東邊

營火來霑益投降賀易郎等解鹽倉有龔世昌等說
稱我們六面差人去霑益投見送來候過三月廿五
日以後水藺烏撒兵馬不止霑益方安心出見等情
至三月十六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初十日寅時據
差往倘塘哨探兵李先等報稱離城五十里乾海哨
聽見賊兵鳴鑼舉火月下劄五大營其落竜尾等
賊先到西北法薩等賊到東北平川家奴福祿等賊
從正東石龍山水烏諸賊從正北倘塘各守候等情
到職竊討賊四面埋伏誘我兵出攻一路賊彼三面
包圍職心伏其謀藏鋒斂鍔加謹固防至十六日卯
時據賊營逃出王之幹係烏撒衛王千戶舍人供稱

娑勸良將銀臺盞二副差人送芒部女土官伊躲避
丞備辦及烏東川烏撒亦不借與水西發兵令營長
設法尋潛繞同烏撒營長扯出烏你吾等賊兵又挑
選漢夷敢手有家口作糧者同來每與帶來二斗預
拌雲盡將營火掃土盡滅初九日至雲盡劄後海子
劄分西股埋伏等計先使馬騎來城誘出官兵四下
包裹將賊打開隨止曲靖等情到職廿三日辰時有
水藺烏雲賊兵數萬到城四山劄滿分為三股齊攻
東北西三門職同監紀同知吳思溫在北門城臺調
度分派吏目秦繼養大使趙必先各率兵守城先發
標下把總王國忠范文廷等暨家丁甄手曾朝用等

六十餘名出北門設伏引誘各賊伏來我兵百銃齊
發將賊衝鋒爲兵打死無數奔潰下陣拔兵戳四山
脅下將死衝城又復舉銃將賊打退自己至未對敵
數陣打賊落馬不計其數王顯祖白銀出馬衝鋒當
陣斬獲賊級二十餘顆守備郝太極領兵從西門衝
出殺打死騎賊三名各賊奔潰上山至申時賊兵白
高招白包頭馬步分二股衝下弩箭如雨洪源憤怒
鼓勇領兵殺上將各賊殺敗追逐五里勢如破竹賊
恐營大動將箭挨牌拋棄過山王顯祖白銀普二保
張賓王國忠范文廷等領兵策應又追十里斬獲賊
功計本日大戰漢土各部共擒斬功級一百五十名

顆伏功俱全不鏈打鏢死賊無百六十餘名被賊拖
截未能割級我兵陣亡四名幷重傷五十四名失馬
三匹奪獲鞍馬三匹盔甲三副綿被五床長槍二百
五十根弩七十張弓五十把挨牌三百五十九面鐵
箭五千枝捆內土官盧撫使沈源親斬級三顆部下
把總兵頭宋朝臣操底優等同兵勇共斬級十九顆
督陣把總范文廷斬級二顆土舍譚安疆下兵頭魯
雖等斬級廿顆土舍王顯祖親斬級六顆王烈斬級
兵顆部下把總兵頭石中玉張應黔等同兵勇共斬
級五十六顆督陣把總秦師周斬級十顆尋舊營名
色守備張寶親斬級一顆家丁斬二顆把總向世全

斬一顆馬朱健斬一顆報功生員馬光先親斬三顆
兵勇阿長等斬一顆秦師周同兵共斬一顆土名色
百戶白銀龍斬二顆部下兵勇白文等共斬九顆土
舍晋三保同部兵共斬三顆名色守備東金章下把
總馬為龍同兵生擒賊二名王美懷斬級一顆廣西
營名色千總趙之葵同家丁斬級二顆千總雷化龍
親斬三顆守備郝太極下把總陳應時等斬二顆實
嚴營贊畫劉世俗斬六顆把總部兵王廷祿等斬六
顆東勝營應襲劉安邊斬二顆把總周良臣斬一顆
本副總標下隨征千把總家丁共斬十三顆內王國
忠親斬二顆范文廷斬一顆孟勝先等同窺手共斬

參積棋經典紀同知吳思盈紀翰競等因十六日又
據稱據無袁勦報十三日黎明發派兵往攻落屯營
據賊悉發五頭目張賀等兵踵後設伏我兵到彼賊
壘處將馬騎千餘同山散閧吞衆迎戰我兵從容撤
回賊踵後迸掠我兵仍令鎗手挑誘賊不敢近猶恃
至表時賊遁去識老知安効良隨帶漢人殺爭甚多
用計反間効良于十二日夜將各人衣甲器械盡奪
差發兵押回烏撒去訖廊據賊营逃出漢人吳世祥
李董四等供稱比番安邦彥未來有奢寅定予來助
陣亦十三日昇親到雲盃對城山上砍牛二條每紅
撒一塊說鬼子們今月用心衝殺賊營黑麻子胖漢

嶺上坐徐爺衆明打小茶褐傘安勁浪在亦坐打小
黃傘傍坐面太左打小藍傘右打小黃傘閒吃酒各
賊號頭番兵打白高招白旗為撤兵白包頭水西兵
青包頭綠蓑衣雲盔兵百床濺白㨾牌等情至十四
日早賊兵西路徧山脊下劄住未近城于巳時分一
萬四五千從東山海手作四股往炎方有旱茶褐傘
青傘賊著鼓吹旗幟簇擁前行職發泓源王顯祖與
率廣各馬步殺手家丁銃手出東門衝去截後放銃
擠死賊兵無數不能取級連敵數陣將殺後賊敗敗
斬級十餘顆各賊收兵退劄石龍山半至未時賊又
前行兵又追去賊仍劄下至申時西山老營賊兵盡

我從東山併為六處望東前進藏處賊並犯西突大
擊諸將重練衛隊兵赴從後尾擊賊衆並為三枝我
無數旗幟並扶再發狀衝去兵據應我兵拚死決戰
無不以一當百親打死賊來到殺無數共斬級六百
零四顆並助供傘奪獲盔甲四副綿被三床長槍六
百九十六根腰刀三十九把旁七十八張旗牌六百
六十七面鐵弩箭二十九綑鉛鐵元賊兵二百四十
餘名陣輕重傷兵六十一名以上各功內土官宜撫
湘瀾總斬級一顆部下地總兵頭撡琭便戴國恩等
共斬四十四顆土舍黃安疆下目兵色救等共斬三
顆土舍王顆祖親斬敵二顆部下兵頭把總王烈君

忠玉張蘊珍等共斬十二顆兵勇存能等斬六顆督
陣把總秦師周親斬六顆尋甸營名色守備張實提
斬三顆家丁斬二顆功生馬光先親斬二顆把總
白世金馬東健斬二顆部兵斬三顆土名色百户白
銀斬一顆部兵斬二顆廣西營名色千總趙之揆斬
四顆鄧兵斬三顆把總王美孟勝先共斬五顆千户
劉六元斬十顆把總劉達德斬一顆守備郝太極祈
兵丁共斬二顆本副總標下千把總王國忠等家丁
鏡手傳煥等共斬十一顆俱小功全經監紀同知吳
思溫紀驗訖方臺戰時賊當陣向沙源等喊曰土司
吾脉源滄何苦來尋我們與漢人做奴才沙源大聲

應回我兵窺看
輒起不知有去向等語是夜賊將銃砲九尾在營燒
燬二更賊至大雅至十五日黎明賊從石鼓山頂下
窺城中職大開城門發兵出城收馬休息仍于辰時
豎立南門三層城樓五門示賊等因十九日又據副
總兵袁善報賊兵衆自石龍山起西至落崔丹猪硐
止橫割二十餘里馬步相蕪寸寸埋伏需夾斷絕水
泄至還十五夜二更月色昏黑職發兵丕乘每輕騎
酉正提足段手百名潛出南門乘夜劫營三更時到
彼闖入賊中朴刀樂兮亂砍殺傷無數賊驚起馬騎
過山賊聲不絕等因二十一日據守備吾必奎龍在

田名色守備洪偉士含龍世榮等塘報十六日黎明叛賊安効良率賊兵三萬餘漫山塞野而來將淡方營圍逼十餘匝四面放打萬弩齊發職等用壁板遮擋施放百子鳥銃打死賊兵百餘龍在田首銃二遂二賊俱未能割級賊伴拖回燒成兩堆從卯至酉數十餘戰皆獲全勝即晚收兵入營仍備夜戰等因二十二日又據守備吾必奎報十八日夜賊又增兵數萬六望十數里山裡山外藍白布帳千千難計十九日早賊剏木牌擋銃各帶乾草一綑推集如山用大枋寨戍樓設安車輪數百于營西南方順風來攻又用鐵木耙鉤扯排棚衝遶二層壕邊職等以極精

好漢出壕用鐵扒鐵抓搭過壕來排柵內大小銃齊發打賊死傷不計其數隨以火箭噴筒滅草旋積旋燒至黃昏賊方退必奎大銃鳥銃龍在田突銃每銃打死二三人者五人者賊死三百有奇我兵傷少不敢出營割級孤兵死鬬鏖戰已三晝夜是夜我營中各兵懼怯思逃必奎在田伏劍喝止購募死士張文鋒等一十七名以家丁吾仁等督之潰出劫營惑亂賊兵六連數十營吶喊四鼓撤營退去至卯時方盡我兵退後斬級五顆殺傷不計被殺虜搪報鄭尊任者等共四名營內兵拒敵被銃死四名輕重傷兵一百三名等因二十六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本月十

八日亥時據塘報賊正在炎方圍打數十層聽見營中鎗聲不絕等情職傳令郎時造飯發標下把總王國忠督汍源王顯祖張實等帶領殺手馬步于十九日五鼓馳救炎方行八十里困乏遇大雨劄住至二十日黎明有賊哨馬三百餘望見我兵分二枝來包我兵百銃齊發將賊衝開賊不敢近退劄清水溝在石龍山下密炎適中職于二十一日發汍源親督輕騎鎗手當先王顯祖王國忠同家丁鎗手継後條俞撫

五詔之名于南詔各有本末滇載稱皮羅閣建松明為樓會五詔舉火焚死遂滅五詔非也

蒙巂詔亢大其王照原喪明子原羅為質于南詔歸

義欲并其國知原羅闇弱乃歸之衆立原羅居數月

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

越析詔距曩葱山一日貞元中豪酋張尋求烝其王

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

部落無長以其地歸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

鐸鞘東北渡瀘邑于龍佉河終百里號雙舍使部酋

楊墮居河北歸義樹壁侵于贈閣羅鳳擊楊墮破之

于贈投瀘死得鐸鞘南詔出軍則豐執之

浪穹詔其王鐸羅望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

挈其部保劍川更稱劍浪三傳至羅君正元中為南

詔所虜徙永昌浪穹邆睒剌川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邆睒詔其王豐咩為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為邆川州刺使治太登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邆睒及浪穹施浪與歸義戰大敗走保野共川三傳至鐸文託南詔虜之徙永昌

家丁共斬二顆把總馬秉健白世金孟勝先各斬一顆共三顆家丁劉子明斬一顆名色把總趙之葵同家丁共斬三顆把總張孔徹斬一顆楊忠斬一顆戴奇斬一顆哨官姚希亨斬一顆本副總標下千總王國忠斬級一顆家丁鏡手劉勝等斬二顆以上俱小

功僉送驗紀呉同知紀驗明白就除將前後擒斬功級與移監軍道紀驗轉報其奪獲鞍馬盔甲綿被長槍刀弩挨牌弩箭等共一千九百五十二件細當給有功官兵收領所有各營漢土官兵獲功姓名俻款造冊詳報等因到臣又據監軍分巡洱海道左布政使謝存仁曲靖兵備道右參議王鉄各揭報相同又據名色守備洪儒部兵王虎拏獲賊營逃出一名潘受益人押解前來臣當堂面審係貴州都勻畋鼓衛于天啟三年隨監軍楊副使進大方被虜擄營內喂馬供稱奢家同水西烏撒兵先來約有三萬受隨水西大頭目歸宗營長于三月初六日自家起身續

湊趕來助陣亦不下三萬至十三日方到霑益龍關
先來賊兵已于霑益城下敗陣十四日越過霑益交
被官兵截殺二三百又攻交方一連打了兩日不開
賊衆被銃打死甚多拖回營就燒化奢崇明父子同
安効良親在交方營後山上督戰奢家說這一點點
排柵打不得逕想打雲南城池二十日四鼓哨馬報
松林與霑益官兵兩下來夾攻郎連夜做飯撤營還
有銃打死燒不盡賊屍許多俱用馬馱去等情為照
四川烏撒土酋安効良首水西賊酋之親也其順與
逆惟水西之視滇年來以献賊兩字誇之糜之豈得
已哉以滇在井底餉斷援絕數千枵腹之師直無如

劾良何耳劾良狠乎野心之狀與滇中卧薪嘗膽之情臣屢疏輒言之兩年之間劾良亦佯為恭順處之縛一安應龍以來乃不意所建赦功之人頒文回還被叔中途而劾良疑矣又今黔師出示廣滇師進霑益隱然有背啶拊掘之勢而水烏益成騎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棄截黔之餘焰逆南面而向滇焉比畨之延水藺烏霑合成一片安南普安諸夷亦紛然蠭起賊至三十九營其衆殆十倍于我方其擁而至目中固無滇矣使霑炎之守不固則戎馬必躪曲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賴我將士智足料賊勇足殺賊以衆寡不如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血戰霑益

城下昔五日五夜屢出奇兵殲賊賊死銃死鏢死砲
刀死長槍者無等賊不得志于霑遂攻炎方炎方以
木為柵兵不滿二千賊環而攻之時踰兩晝三夜
不能克賊死柵下者至四百餘無如我炎方何又引
而向霑而霑又以疑兵擾而走之輕騎尾而擊之得
首功復若而級焉是役也以六千寥寥之孤軍破賊
五六萬衆亦云奇矣是特
宗社之靈蓋
天意豈人力哉得級止于三百四十有奇者緣臣嚴
奏虜級之禁而道將麾臣亦不以虜故崩此羅平亦
臣平夷及安南普安諸大戰賊以之平疆以之復並

無多級冀此後以寡擊衆得力在處尤來易割級耳一時得力諸臣以將領則副總兵袁善也偏裨則宣撫使沙源也守備吳必奎也龍在田也郝太極也名色守備王顯祖也洪僖也張寶也千總王國忠龍世榮范文廷白銀劉世俗孟勝先馬先先善安疆等若而人也以監軍則左布政使謝存仁及右參議汪鍈也監紀則同知吳思溫也是皆有退賊全疆之功者也臣今未敢驟叙惟是衛鋒陷陣狀與至土司非貴不踰時不足以繫其心而鼓其氣姑敘其尤者三人沙源一忠自矢百戰無前讀其臨陣數語太義凜然可以教人臣之忠可以寒犬羊之魄洵西南土司

求之傑出者似應稍加寵異陞長官司爲安南宣撫司鑄給印信子孫世襲源已官宣撫仍加諭宣慰使職銜以示特優以風示諸土司者逈語必奎知吳善戕孫壘獨撑惟才堪一面之寄龍在田横槊先登裹邊協守允泥借半壁之功二弁官丞守備所當量加坐营都司職級責成虎兵討賊者也至于袁善肝膽性知

君父鼓掌可玩諸蠻用兵四年屢建奇蹟不獨揣敵出奇變化無窮更其神閒氣定既整而暇方萬賊窺城西軍對壘之際從容豎立城樓神色不動綽有古名將風如善者蓋大將才也但此時滇疆多故需乎

重地非善萬萬不可似未能驟移之到地臣前疏議
加督銜以副總兵管雲平遊擊辦軍事似應仍如原
議俟事平之日方使郎滇大將扞衛邊以竟其用者
也等因撫臣閔洪學移會到臣該臣着得雲城恢復
之舉以二月告竣臣別撫臣東行郡邑班荊城南虜
吾圍之孔固也因而商略錢法議康瑁省城千雉以
捍闤闠而絕窺伺為萬世不拔之業乃臣閱五日始
至臨安府而雲益警報一夕五至撫臣帷幄之謀籌
無遺策臣貽撫臣書曰亡時將佐委任得人只宜堅
壁清野以靜馭躁賊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合能分之
數語而已時臨安所屬石屏州有夷賊數百焚掠村

屯離郡城僅五十餘里警報亦旦夕五至臣面諭守令亦止此數語晝則出郭省耕夜則登陴乘障聯絡鄉勇屹然九軍賊以宵遁又十日而邊警漸稀撫臣貽書于臣謂將吏以少擊衆之能狡酋投戈委伏之狀且云諸將克捷之効正于堅壁清野以靜馭躁前數語中得力多也臣按是舉也合烏蒙水藺諸酋也三十九營之衆搭橋渡軍彌山設伏示部曲無生還意安効良同奢崇明奢寅羽蓋高張椎牛釃酒視初城之雲盔木柵之及方自謂五六萬衆可以蹂躪此而直趨曲交全滇安危祇在呼吸卽臣前疏所云黔之振旅未歸而困數一闘已薄曲鴈城下不幸不雨

月而臣言適驗猶幸諸道將之料敵設奇以五六千散處之師勝六七萬鷙猛之賊自三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大小三十餘戰雖割級無多而積屍橫野賊曳去無算而人燒殘骨一晝夜成大阜者三亦奇捷矣臣與撫臣商之擬于露盂城外築京觀一丘以正鯨鯢之戮擬去遼方木柵築石城一座以壯受降之威雖此後特時刻刻虞佽胥各部憤江東之無面必捲土以重來而獎率三軍常如今日整當鞏固巖邊以報

陛下臣與撫臣不敢以奏凱策勲之日為喜而惟以厝火積薪莌莌善後之防動色相戒蓋即以肯答之

所為喜者而以為懼此臣等拊茶歆冰之血誠可仰
賀于
君父者也至如副總兵袁善表餌互用奇正相生當
嬰城挑戰之會而大開城門浴馬卸甲又從容建豎
層樓指揮如意真古名將雅歌緩帶之風泌源錦陣
罵賊只知
朝廷從馬上飛槊深中賊喉而入地數尺壯哉貫虱
技也吾必奎支壁杙以抗十重之圍借反風以爇火
攻之壘龍在田交鏡中必疊雙購募所當死士三日
三夜鼓鼙動地砲火殷宵一種鐵石所暘通來行間
所不多見況當此土司竄伺漸生桀驁之日而得此

三將所急宜示鼓舞以愧犬羊撫臣再懇袁善沙涼
吾必奎龍在内各加級留用永固霑洽誠為激勸臣
討伐惟
陛下采擇立見施行庶熊羆之敵愾益光而蛇豕之
任謀遠折矣

水烏傾巢再犯大獲奇捷疏　前人

准撫臣閔洪學會稿案照天啟五年三月十二等日
水藺烏三道勾連大舉犯滇賴我將士以寡破衆迎
戰退賊先經據實
題報外本年四月初八日據守備吾必奎王聘選報
安效良敗陣逃回至得勒撞遇安邦彥領兵到盤倉

差人來阻不許劾良歸家劾良妻安氏覲赶兵來可渡助陣罵劾良該斜一女子當日打破多坎城方城池你是男子帶如許兵馬打不開雲盃空城可不害羞以故劾良領烏撒頭人并雲盃營火仍到阿直羊街子乜劉又據守備呂元揚報據夷人者蔵稱水西阿烏營長昧苴領兵二十營已到盐倉約同上雲南各等因十六日據副總兵袁善報十一日夜有安劾良營內走出漢人王朝相何思盘稱安劾良在羊街山頂劉營等候兵齊方來劾良與伊中軍張治化等其計分雲盃東邊各營賊綠白水入交水西邊各營賊綠垻補入曲靖劾良統水烏兵出木冲化馬龍直

上雲南省城等因臣得各處警報慮內地空虛隨會
委臨元叅將方戡之統漢土兵及總鎮莊兵共一千
三百餘名駐劄楊林以壯聲援又差官坐調景東府
土官陶明卿馬步兵二千名戰象八隻其餘寧州嶍
峨陸凉等土兵分頭酌調共又四千有奇聽分布策
應于時按臣廵歷臨安甫竣聞羽書蔡急當即旋省
與臣商度戰守破賊機宜臣又差人馬上貽書黔中
督按二臣催兵來援二十三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
據土官宣撫沐源守備龍在田稱奉令往長坡偵探
果見賊哨馬我兵追隨生擒三名斬級九顆獲馬三
匹鎗刀勁弩七件審生擒賊阿卜存充等係安効良

家奴等因二十五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據把總李
得春性雖世昌來探得水西兵十七營已到達朗離
霑益一百四十里又三十營至烏撒運糧二轉烏撒
兵已齊往于四月內外合水西兵齊上雲南攻霑
益一路城池只出木冲馬龍入滇准在屬羊日出頭
交戰等因五月初四日又據副總兵袁善稟稱賊知
我兵精銳盡在霑交省城嵩尋內地無兵故賊狡謀
意在長驅入內職不得已留守備郝太極并名色守
備朱金章張賓與把總各官領兵一千六百名固守
霑益州城給米足支一月職將沙源龍在田王頸祖
等兵五千餘名撤劄松林適中以便內外應援等因

臣以警報日至賊勢漸逼值會委監司左布政使謝存仁統總鎮於兵六百名及景東發馬駐馬龍調度諸將扼塞賊兵出來沖入省要路併備行曲交馬龍易龍尋甸各州縣衛所將罷帶村屯人民盡畫行收保入城又行各地方會集牛叢鄉兵以備相機堵截外五月初七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據霑益州生員何繼在賊營稟帖稱水西莫得必目同知安邦彥阿烏謎法設等頭目共來三十餘人約兵五萬有奇合烏撒霑益及江外普安諸夷共廿餘萬初三日已到霑益海子今屯黃路沖等情初九日又據守備金昇元報谷守畱都夷探得賊兵已至堤補共有九十

八營止距馬龍一午之路十一日據監軍左布政使謝存仁報稱賊于初十日巳時至馬龍後山只去城十五里副總兵袁善於是日統兵六千至城副總兵尹啓易亦於是夜統兵三千續到等因十三日又據監軍左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尹啓易報賊劉老營一連三大山四十餘里地名磨刀溪布帳徧滿於初十日分馬騎四出將馬龍西山村屯燒打未敢近城至十一日賊又分兵或一二千或三五百蔓延四出燒擄村屯當發土官宣撫使沙源守備龍在田名色守備祿洪王顯祖祿培祿嘉臣方應龍冠帶目把陶鏷李聯芳等馬騎殺手四出望烟大舉處所頭

堵截將各路賊兵殺敗共斬級九十二顆中有紮銀
帶二賊係水西大營長并佩銀靶刀頭目十餘名等
因十四日又據左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尹啓
易揭爲飛報大捷事稱十二日賊懼我兵堵截不敢
分兵燒劄村迄十三日五鼓道將會議傳令各溪土
官兵整點馬步殺手銃炮注賊營對壘二副將親立
馬雞頭山督陣分派泝源兵截中路祿洪兵截中左
路龍在田王顯祖截中右路景東兵象截左路二將
家兵千總袁吉王國忠常彥祥等督銃手截右邊老
營守備金鼎元督喬甸昂萬祥等兵截山下老營仍
傳令有能首先衝鋒破賊者賞銀二千兩如退一步

着將領兵頭人處斬若破敵之後只許上前砍賊不許割級誤事賊見我兵甚寡恃其大衆漫山遍野分八路一齊衝來我兵寂然不動俟賊逼近我兵鎗炮齊發打死當先賊兵紛紛倒地賊仍擁來於死不退兼東陶明卿等衆馬從左邊衝出賊騎始驚湫源龍在田王顯祖等殺手隨奮勇齊衝喊聲震地賊乃捻斂不住大衆一奔勢如山傾我兵直前砍殺賊屍遍野長搶勁弩挨牌盔甲拋棄滿山追逐十餘里賊走據山頂二將恐有埋伏傳令收兵始割取功級四山器械儘兵力撿取各營得金銀鞍刀甚多餘不能取着收拾成堆點火燒燬訖共斬賊級二千以外其附

近賊營不能割級者不計我兵輕重傷共三百餘名陣亡僅十餘名等因及抄白偽牌一紙呈送到臣本日又據總兵遊擊劉崇禮報把總施鶴齡目把郁思孝王親臣等領兵入落竜僻路截賊糧道斬獲賊級十五顆生擒一名阿落解曲靖道審驗等因本十六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尸啟易報稱賊自敗後將兩山新營撤入大營倒高山未動我兵發馬騎挑戰賊不敢出十五日賊馬三騎抛出逆文一紙鈐蓋關防驗係總督兵馬兼理糧餉頭目關防十二字牌語狂悖不堪臣讀本日巳時據常守富夫人阿舌自賊營逃回稟稱有孫營兆竜弋資領兵助賊送安邦彥安効

良金銀獨牛酒拔見等情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日
又據監軍叅議王鍈統兵遊擊劉從禮各報據把總
施鶴齡土舍安邊目杞郁思孝等報稱奉令領兵七
百劄营翠峰山堵截過賊出刦田官張安等屯當陣
斬獲賊級七十顆生擒五名奪得馬三匹我兵無損
而審生擒皆水西六廣河夷人供稱納恩官即安邦
彥又有阿烏謎即彼偽總兵每坐三席邦彥居中烏
謎居左勁良居右等情十五日癸哨斬獲賊級九顆
生擒五名十六日癸哨斬獲賊級六顆生擒五名等
情又據守備王聘遷吾必奎普名聲十二關副長官
李祚昌等報稱十七日奉令統各营兵于曲馬造中

嶍水與賊對敵共斬級四十五顆奪獲馬十三匹槍刀器械四十二件等情又據曲靖衛百戶吳思敬報奉令率領銃手併習武舍海現銀土舍資氏各夷兵堵截至瓦倉高坡對敵生擒賊五名吳思敬斬級一顆俱發曲靖府審驗等因又據副總兵袁善等報稱十七日早發漢土兵前赴賊營以輕騎當先挑誘賊不肯出戰相持至干沙源龍在田王顯祖兵衝近賊營用銃仰攻打死賊兵無數未能割級等因與曲靖道約期十八日早以馬龍兵攻其前曲靖兵從木冲襲其後兩下夾攻次早宣撫沙源領兵到賊營賊先已移營盡由尋甸路去訖職等即統兵星馳往救十

九日早至朱家莊遊擊劉崇禮同守備龔聘還吾必奎等統兵俱到次日同進迎敵等因二十六日據桑甸前及尚甸守備金烏貴報統兵守七星橋收戢淩船斷賊入尋孔路不意叛夷竜乜資引賊自靄造地界渡乃上流渡河于十九日臨城放火等情又據遊擊劉崇禮報稱職親統王聘還普名聲吾必奎洪偉李祚昌等兵追至賊營賊連夜奔逃止擒獲賊黨王名王守廉張國順各背鍋一口米一升審據王守廉等供賊屢敗之後邦彥劾良二逆各相抱怨奔往尋甸地方職即統兵往追遇賊對敵守備王聘還生擒賊首一名斬級二顆金萬貴兵丁金綻諸勝等生擒

阿紀下殺賊一名斬級五顆吾父全斬級六顆武舉官劉宣威斬級一顆俱解尋甸府審驗記等因二十四日據副總兵袁善等報稱我兵于卅日早自木密啓竹未時和尋甸兇賊劉滿至大山賊正分兵從打村北有漢土官録洪沙如玉等各兵先馳向前殺賊沿途斬獲首功共二十二名顆賊衆奔逃歸營飛兵來勝惟騰是時我兵尚未到齊適兩院督領賞格賜擒安邦彥安効良二逆土官沙源普名聲沙如玉李祚昌勇氣百倍率其部下馬騎殺于直衛山兵賊營擒拿彥良二逆我兵僅二千賊衆數萬從山衛下將我兵四面包圍沙源普名聲等從中圍衝突奮復

無人之境所向披靡斫殺賊兵無數賊爲闖西南一
闖放出我兵沙源普名聲不勝嗔怒尚在賊中鏖戰
不已我兵死者亦一百二十餘並沙普部下殺手他
部不過數名李祚昌肋耳各中一槍臂傷一刀未死
自此賊膽益奪二十一日職等傳令發兵由西山土
攻賊營賊見我兵勢動當時燒營走鳳梧山絕頂使
我不能仰攻遂于二十二日乘夜分兩路一自空山
一自魯中狼路道走此地緊逼東川山箐險惡我兵
未易窮追等因二十七日據監軍曲靖兵備道報稱
貴州統兵參將許成名都司張雲鵬遊擊商士傑趙
賓守備鄧玘彭應魁等本皆按兩院令統領官兵六

千二百員名絡繹于二十二三四五等日陸續至交
水易龍應援等因于廿八日據尋甸廠友守備金爲
賞報賊走梁山東川繫界東山砍樹塞路不容借道
仍自雲盖奔積爭渡溺死無數時樹倒碍落安効良
夾驚墜馬各賊漫散奔潰我兵哨探斬級六顆生擒
二十二名押解候審等因六月初三日據副總兵袁
善報據守備郝太極稟金章稱五月二十八日有賊
哨馬至雲城南門當同張寶劉世裕等總兵進援至
十里鋪范家屯斬獲賊級五顆二十九日又追賊至
後海觀音塘斬級三十一顆鞍馬三副皮甲九領器
仗無數賊正相持適沙源統領馬騎馳到賊始潰走

沙源追赶十餘里生擒二名又據施鶴齡報于東前
江截賊生擒逆賊三名獲馬五匹斬級五顆俱解赴
曲靖道訖以上各營官兵擒斬功級俟分晰造冊呈
報等因各到臣及木密楊林呈貢各該衙門盤獲奸
細張貴等併陣擒活口郭二等陸續呈解前來臣當
堂面審供稱水西設謀意在覓孔雲南省城故頭目
安邦彥莫得阿烏謎等漢把李希克袁俸等掃土盡
來仍用米二十皮袋斗三十隻饋送蔡貴瓜扯兵一
萬幫助又供十三日賊敗陣回說陶家象猥沙家祿
家兵惡賊死者共二三千內頭人八十餘如水烏得
力營長阿革阿等阿態阿容斗者等皆被殺是夜適

山號哭安邦彥安効良憤說我且不回拚死再做一
場又拱賊衆雖多大半老弱婦女手無器械看守營
壘及黔蜀被擄人民代背粮喂馬者亦不下萬餘
自馬龍戰敗各賊四散先走及到尋甸僅可三之一
因見官兵死鬬又聞省城續發大兵已到嵩明遂連
夜遁去等情爲照此番之賊困三月入把未得逞于
我故憤而再来設謀愈毒勾連愈廣如水西安邦彥
莫得阿烏迷等江外沙亭蔡家子貴爪等以及烏撒
霑益無不悉其情絕空巢而至衆號二十萬實不下
八九萬而我兵尚不能二萬又布之二七百里間衆
寡之數懸殊讀逆彥僞檄欺滇蜀與至此之龍爺全

鮮且其志不在霑益而在省城馬龍尋甸並入省抵委賊敗徑于此朝發而省城夕受兵矣赤白羽羽文馳人情洶洶昆明之不爲戎都貴陽只爭呼吸幸按臣深明兵法臣從之朝夕抵掌分布戰守策勵將士以忠義激發三四上司最得力處在撤各路鋒銳集之松林偵賊向往緊與之持故賊以五月初十日及馬龍界而我兵先成列以待賊不得長驅十一日分兵剪其游騎首挫賊鋒十三日大戰于磨盤山賊恃衆多厥氣熾甚我軍中千銃齊發賊不爲動忽景東象自左出吼聲如雷跳擲而前賊乃萬馬辟易勢不可止沙祿龍王諸司舞刀從之白刃雪片屍橫十餘

里肝腦狼籍追我收兵馬蹄未般戰鬬之酣滇百十年未有也此戰之後賊無復闖壺下數日遁走尋旬歸路又二日我兵追及沙普欺敵下介馬而馳雖狡僞相當我兵未稱全利然賊固已移營宵遁矣域此地路入東川徒崖巉箐未易窮追我兵所撈捕無餘幾耳是役滇以一隅當三省劇寇輒一戰破之城郭晏然封疆無改實仰仗

皇上威福神兒若爲敵靈殆非區區師武臣力所能及矣一時在事文武提衝三軍發蹤指示是爭撐半壁者左布政使謝存仁也桑土綢繆致敵而不致於敵者右參議王鋏也闔闢變化用兵如神談笑破夷

者副總兵袁善也奬率兵士觀變出奇者副總兵尸啓易也分頭堵截犄角成功者叅將方戩之遊擊劉從禮也若夫摧堅陷陣搴旗先登則宣撫使沙源景東土官陶明卿寧州土官祿洪守備龍在田王顯祖都司僉書沙如玉副長官李祚昌土舍陶鑒也其次則都司僉書王騁選守備吾必奎金鳥貴金鼎元若邑守備祿培龍爭先祿嘉丞李聯芳洪儔袁吉童克孝王朝千總黃紀雲百户狄銓若而人也如尋甸之戰沙源晉名聲沙如玉李祚昌深入賊圍直欲手搏渠魁致之

閫下李祚昌至潰肋穴胸僵以自免其熱腔殉

國一往無前之氣尤不可少也又如以一旅堅壁雲孟孤城閱三十餘日莫能遏賊之歸斬馘功級者守備郝太極名色守備東金章張貫千户劉一元也至黔師披髮纓冠不遠千里而來逢張炎擊之聲潛奪犬羊之氣先後至者則參將許成名都司僉書張雲鵬遊擊商士傑趙寶監紀同知呂聲揭也是皆于滇有破賊全疆之功所當一體叙録者也除賊營抛出逆文及賊寨抄白偽牌共二紙不敢隱諱封送閣部科備查外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水烏逆酋之再犯也臣等故知其必然也憤新復之堅城嬲進奔之奪魄安効良蟄伏于阿直羊街子深箐間不啻疾首痛心

握權透掌而又有逆彥逆寅傾巢之助逆婦安氏牝雞之晨遂不愛金刀名馬之賄四出勾連即秉川一路苟惟而要封之相望于道者以千騎而他前可知加以密盃狡夷聞風響應深山窮箐俱献米豆落竟法墮牛酒郊勞賊是以淹月蕪旬作久頑之計遊魂鳥集水草為家布帳連山稱望二十餘里暑雨相啉上漏下濕而一死自誓必思直走會城一快積忿且也忿布奸細于城内城外及附近州縣凡神龕枯井之中壯鐸漁鼓之輩在在伏莽思為内應此其洒恥之恨復讎之堅膚可當手軍前偵探之報俱稱賊営九十有八步騎以十數萬計將列千人人蕪數馬滇

士卒不當賊十之二馬不當賊十之一賊且決計改
圖長驅馬龍向爲我之所不守我若狃于前勝頓兵
霑益又爲賊之所不攻焉能去省會不亦舍一不戒
而昆明且爲戰場滇事尚忍言哉臣從撫臣朝夕躊
躇乎口自語每至坐忘起食忘饑寐不能交捷者十
晝夜而焦思極慮幸無失畫相戒曰是舉也宜賊力
而責智忍小以全大定其身而後動予其奚而後行
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
主禦客則驟趨不病堅壁清野則摽掠無獲時淹師
老地遠勢分氐困其力又厭其德又使之望而不得
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維時左方伯謝存仁慷慨晉

師華車乾道丞壯其術以謝玄淝水之捷期之而存
仁即將兵月旋踵自許不十日而捷書以馳破向來
受走餐重處之便　此伐謀之第一義也參議王懸
駐師曲交壓陣則為中堅搗虛則為後勁賊處其內
而閩挨程我一一乘其所之此夾擊之籍不可少也
副總兵袁善身提虎旅扼要松林走常其職貽書旁
之曰將軍精騎奔衝而一盤局勢著著俱活善亦自
喜二者之先後也破通來真師建牙吹角之尊而兩
鬢風髯宵衍露宿此更伐謀之最上策也副將尹啓
曷黽勉同心參將方戳之獨當一面與游擊劉從禮
三方犄角近則謀斷交資遠則聲援互應師克在和

此亦戀鑾之所難也戰將涉滌祿洪龍在田普名聲等婷秋風鵰鶚奇矯鷲翔部下健兒超石拔翔之雄攀系亦當百發百中或之提科試循緣深中賊人之啓三發亞發出重圍衝擊縱橫至如衛明御征士千群兇從塵調所練戰象猗嗟之偉驀馬驚嘶碑步數騎騎賊愁顛作搶藉而鉄于刀頭破鋸馬啼肝膽成酒師武對之各展其力未有如此之福樓而酣愈者也樞袁善等捷音報級此云千有餘其不可檢計者更僂無異湛然咸先咸稱滇自開國以來殘者九起從來曾有此剛甕從未曾見此血戰賊營中雖逆之偽剎屢屢見銀而吹寒萬竈夜哭和山不得不胥征

尋圖恐思遠去乃袁善等董索奇兵或遮路于前或
邀擊其後真如李朔方之筆無懈可擊逆莨筆楯有
拖頭鼠竄為部落先令沙源普名聲沙如玉等單刀
直入倫素營帳中而無從物色賊之知幾善遁亦大
狙亟狠粗知彼己者矣使遂良稍一徘徊不先太孫
所邀也其能邀諸將士決命爭首之雄必手刃于是
竊有感于師貞之吉而造物為每觀撫孟閎洪學年
來拮据脉脉自知户牖之計雖毫無疎漏而不能
除諸將之戮力也稗鄙之備雖早為綢繆而不能
將三軍騰躍也料賊之智雖日揭變風而生而不能
必擒賊之必不出吾料也雖皆戮力也騰躍也賊且

也君將來矣而能於十三日之風霾示賊中倒戈之

兆半年餘經霖雨釀賊中疫癘益矣數百里遶滹河

貽賊中覆溺之慘俾我衆作氣賊走再求復逞志而

君者天也邀我定武將吏竭吞賊之推止爭之着間

翻苟不能正業術之戮者亦存也還等計惟于將吏

益加發奮軍機益加密慎天炎且益稔其毒而速奪

其壘賊縱稍緩須臾終當金鎖養全力以俟其斃焉

恃有我

對至擁濯之天聲綏柔之

聖德當與爾鱗介撫我衣裳烽燧銷為玉羽登不勝

太顧謹按是役也真所謂賤力而貴智舍小以全大

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則有腹背受敵之虞退則有首尾難救之患豈盡師武臣力耶所藉雲雷在握搗運有神平時爲思患豫防之圖臨事有應機立斷之策者撫臣閔洪學也同堂纓冠以將士六千楚濟河之舟者黔督臣蔡復一黔按臣傅宗龍也征繕固圍以蔣兵三千壯千城之績者新鎮臣沐啓元也儲胥扼頑令六師宿飽無樵蘇後爨之慮者右布政諸允修鹽法道副使胡其愷也招集衛勇合萬衆騰驤有腹心中林之籍者署安普道學臣楊師孔也挺鈹搭驛令六衛材官戍營笠相望之勢者遊擊李思忠署

都指揮僉事薛継周高應旐也並有禦寇却賊全疆之功丕興閫帷幄之謀叅有勳校之責凡文武大吏及偏俾卒伍之在行者擬丕以對上命賞罰用命不用命丕無得載筆颺言例也伏遇我

皇上中興神武

廟略遐宣鐘鼓式靈疆圉永奠豈可使

天功日炳而懋績罔傳竹帛千秋安從攷鏡謹昧死以

聞

類報水患災傷乞加軫恤疏　　前人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有軍民數千擁至號呼稱本日丑時漏下四鼓方卧床忽大水奔騰而至急起倉皇逃避不片時城內外坊廂民居槩被水淹等情臣即時同撫臣從南門登城但見一望白波平地水深六七尺演武場一帶官民房屋盡數衝倒東城河堤潰決五丈餘堤上居民數家人口房舍蕩洗無形循城而東見水湧入城門地上水高數尺將城內繡衣等街民房傾倒大半各士庶軍民男婦俱登屋喊救哭聲震地聲不忍聞該臣等亟傳府縣各官差人分撥催趲船隻水手入市沿街撐渡至高阜處暫泊隨行雲南府暫補官同昆明縣徧行踏勘去後本月三十

即據雲南府水利官揭報據松華壩[illegible]人蕭鳳朝稟稱六月二十八日午時左山煙霧彌天民居盡暗少頃迅雷騰空山共起蛟浪湧數丈其山倒裂約三十餘丈土石填壓金汁河二十餘丈將大石橋衝壞二空淹死過路不知名二人因而橫溢至省等因續據雲南府署捕同知劉士魏昆明縣知縣張遠行會同造冊報稱依奉查勘得城外左衛地方淹倒民房五十四間中衛地方淹倒民房五百二十七間溺死男子三十二名前衛地方淹倒民房四百九十八間溺死男婦五名口被水衝去房二所又二十六間後衛地方淹倒民房八百零三間淹死二名被水衝去七戶又

戶五間人口房屋無存廣南衛地方淹倒民房八百一十二間被水衝去三間死傷男婦六名口又水入東門內繡衣街水塘鋪淹倒民房一百四十九間省城通共倒房二千八百七十二間衝去九戶溺死知姓名十五名漂沒水糧財物家大不計其數又勘得源頭松華壩各閘衝倒撥岸二十五丈震倒官廳數間衝沒民房十間倒山一半等因又據提調忠勇營守備劉安國呈報被水衝倒營房一百四十一間溺死營兵魏時朝等男婦五名口等因又據白塔街住民屈繼宗等呈稱蛟起之後本年七月十七日一晝夜淹倒二百餘戶等情又據嵩明州申稱七月天雨大

作山地盡行衝塌水田悉遭渰沒墻屋傾倒十無一存四境水尺連接舟楫入室禾苗腐爛化爲烏有秋成失望錢粮何從供辦等因又據尋甸府申據鄉氏張君賜等連名告稱各村秧苗全被逆賊踐踏過半種新栽插今又遭大水一片淹沒寸草不留等情又據永昌府呈據寶山縣報稱六月以來大雨傾盆晝夜不息倉廒公署民間房屋大半傾倒田地禾苗多被淹沒等因又據永平縣報稱陰雨連綿河道泛漲衝倒禦城二十餘丈等因又據騰越州報稱六七月連雨不晴灌傾城垣二十五丈淹沒禾苗無算等因又據安寧州報稱節因水雨連綿八月二十三日夜

横水入城街市若海盡將三盐井衝沒民居房屋墻垣盡行湮倒田禾未穫槩被泥漿衝壞本州目擊水勢淘湧至東門上城觀看被水人民有集樹頭痛哭者有上屋頂悲號者急趕舡隻接救情景慘傷等因又據臨安府報據石屏州報稱自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晝夜大雨如注海水漲湧田畝俱成巨浸稻已割者飄流入海未割者湮沒萌芽近城行舟四門城墻俱被衝倒等因又據鄧川州報稱六七月間霪雨爲崇洪水泛漲將州境東西河堤衝决五十餘丈一川田地房舍盡俱沒沒數十村人民田廬槩爲魚鱉之區等因又據黑盐井提舉司報稱本司各井六

月被水衝淤半月七八兩月又被淹四十餘日井塋俱裂本司親詣勘視見水勢稽天井淤無形各灶丁環擁號泣額課靡懸等因至十月二十七日又據省城耆民蘇世科李昱趙登仕等六衛屯軍周尚文李思堯閻美等昆明縣民鄭秉直陳思學等各連名告稱今年六月在省軍民橫罹天災廬舍財物蕩折無遺即今呻吟未息希望秋成稍獲苟延旦夕不意新穀成熟在野正值收刈忽于十月初二三至二十二等日兩日大雨猛如盆傾晝夜不止小水泒流海水上漫將已登百谷盡數淹沒在田者漂浸萌芽黴爲泥土收場者不見陽光蒸鬱腐爛三農力作一旦失

蜑楊腹啼饑莫必其命疾苦號天伏乞本院大發倉
廪出銀賑濟以救兆民等情又據尋甸武定澂江臨
安楚雄等府安寧嵩明晉寧陸凉馬龍新興石屏新
化等州昆明宜良祿豐河陽江川通海河西等縣各
申報本約稱十月刈割之際再逢兩旬暴雨在野稻
穀生芽浥爛終年胼胝仔望成空不但額徵錢糧萬
難措辦抑苦朝夕饔飧毫無取給請乞代
題蠲賑急救災黎等因各到臣除傾塌城垣與衙次
河堤壩閘行令各該衙門及時修葺衝沒鹽井上緊
開濬被淹田地民房批行分頭查勘酌量賑恤外臣
謹會同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閔洪學都滇自萬曆而十八年以來水旱之後繼以盜賊生靈之膏血無餘幾矣臣等查節年之間拮力培護如守病兒惟恐有傷幸而殺已盡清流移已漸復閭閻之生機已大轉餘今歲春夏雨暘時若秧苗蔽野望歲頗佳乃不意入秋以後遭此至異至慘之水也水之驟起不始雨雨以驟異也儀瑣之間山裂水潰洪流澎湃附省十餘州縣立成水國異也只以省城言之六衛軍民室廬傾倒以三千計漂没財物無算甚至潰決入城街市行舟尤異也迤東西二三千里同時被災鹽井礦

塲無一得免天異也被水之後小民殫力撈救稍存十之三刈穫屆期食已到㗋又爲入冬兩旬暴雨所蕩析更異之異也豈滇民之刼運未除乎今年五月水烏十餘萬畝傾棄向滇七之不爲沼者寥希矣賴皇上之靈一戰破賊滇民瀕危得安乃僅免于虎口者竟不免于商耳也滇民其柰之何哉今稻穀登場之際市已愁絕糴斗米已至三錢過此已往價必益踊執窮細民何以存活此民間之無食可慮也在省府衛縣倉每年本色三萬有奇爲全城官軍命脈所係年米出入丞置簿手自籍記一顆一粒不使落空但足支放逢此祲歲若徵本色民豈能供即恐必逃

呼並絡無從取盈萬口嗷嗷乎何仰給凡官軍之無食可慮也曲靖防兵漢土共六萬日支米各一升每月需米不下六千金靠省城糴運今將糴之何處比曲靖官兵之無糧又可慮也兵不得食弱者將轉徙強者將揭竿軍兵不得食非一閧而散即脫巾而呼勢所必至即在目前臣與前按臣羅汝元今撫臣閔洪學蒿目省城積貯之空虛議各道倉儲各以備不虞臣衙門為備賑倉撫院衙門為常平倉各括贖鍰撙節之餘佐以倉庫公費但有蕭存悉充穀價顧兩年所得臣衙門不過七千撫院衙門數亦如之此升斗之水所濟涸轍亦幾何矣雖臣等多方拊循多方

補救心力可及無敢不殫但被災重地地方脂血止
有此數當此三空四盡之秋寧有雨粟瀉金之術非
仰乞
皇仁災難起死回生救此一方謹合詞控
天伏乞
皇上垂念遠疆
勅該户部查議酌加輸恤恩寬以示解之援濟庶幾
此閭閻之轉輸于至臣等本年四月其有滇兵難減
一既請給一年五千萬之餉今逾半年未見涓滴到
滇事勢千急萬急難再延捱更望
天語神勅限觧以滇得速受以濟燃眉

恭報情形速催援濟疏　　前　人

雅撫臣閔洪學會稿滇數年以來次第收拾渠魁已盡藏兪經已責復滇之事無有了者所未能即安以餘氛之震鄰耳昨年水藺烏再綠入逆雖頹

宗社之靈並一戰破敵顧賊眈眈未忘捲土也又需孟諸夷恣求烏姻婭無日不鬧門而揖盜也臣與接臣乘賊退之後為之計曰兵憑城則壁可堅矣方以木柵當賊三晝夜非淺者也議於炎方松林各建石城即用兵力炎方以都司吾必奎主之松林以都司王騁翼王之凡百五十日而樓櫓雉堞屹然相望矣今白水城工又繼松炎而興凡三城者感卒有數萬

之慝未易仰而攻也則又爲之計曰寇之來洲內夷
爲東道主歟弭外寇先定內夷霑益四十八村孫府
不一共不下六七萬此非能屠之使無遺種也且冀
非吾之赤子亂離數年其心厭苦之矣可脅而從也
於是開之以一面威之以兵招之出投禁勿避匿山
箐曰出者生之匿箐者移兵蹴剿之於城外設禍衛
暢使貿易通往來每月六街遇街夷貿米蕎之屬城
內兵民易以鹽布兩相懽也久之皆習恭者日益從
武侄三四年人於是諸酋各具狀遣所親詣不遠孫
百餘里請侄撫謝臣于一親問使盡其情爲之關曉
各給免死印票一紙而遣之蠲罷鹽累定也自交至

需兵兵賦巢今三百里間戍盡爲狂生米粮用接手
塗無寧壺擄者此臣等所以安攘畫議已與黔撫
逞於烏撒東川黨永西爲亂其尺邇近滇境江爲米
定則滇不得寧枕也臣所以罕議東川已四年東川
酋祿千鍾叔亦暫就縱索烏撒酋安効良狼子野心
難得其要領會于天啓四年冬縛獻安底龍因解勘
之人覓殺于曲靖以復跳梁兩敗之後近稍有戒心
輒又佯爲好音使親信尹維鼎來以脅我臣密私討
烏撒之罪則不赦也然欲討之非合三省兵力不蔑
力未合滇不容不出于幾番也況方以全力事水西
今戰守之太計未決臣不容不出于游著也于是因

其來而姑責之獻賊以麋之曰不獻賊不成撫不洽三酋不屬撫而猶良以疑不定也久之具文請委職官下其寨額先獻滇賊而臣等未之許也臣等之計蓋曰烏撒之順逆聞三酋勦與撫皆非滇所能輕言也滇於今日將羈縻之路一刀割斷激之使挺而走險非滇利也儻黔局未手而滇先言決絕不能保賊無二三亦非滇利也惟寄賊于撫不撫之閒使賊徘徊於望撫未臣撫之際目前以息肩將來以就滇黔局則真滇之利也此臣等所以股玩外夷亦有深心也若臣力之無如何則惟徇矣滇用兵首尾五年日與賊相持而得過外解之偷僅

餉金六萬廣東五萬貴州三萬湖廣一萬合之一十五萬耳乃撥安普六役關黔疆三百餘里又留兵戍其地經歲乃罷共為黔費餉約四萬七千有奇是十五萬之中用之滇者僅十萬有奇也寸寸支吾多方補湊以延至今日昨冬十二月已到萬分盡絕之處值河南解到六萬暫接呼吸今亦轉眼盡也閱邸報見部覆臣等滇兵難減一疏議天啟六年為始撥給湖廣加派銀二十五兩已奉

明旨矣臣等原請歲餉五十萬兩而部承以半存議乎見少然

國家物力有限臣具有心肝安敢再爭但已撥之數

若湖廣再不實實解發則臣等决難措其手足謹合

詞具

請伏乞

皇上俯賜

天語申飭湖廣務遵

旨一一給滇實數將二十五萬分爲四運按季差官

解滇庶滇兵免于脫枵滇疆不致沉陸矣等因到臣

該臣看得

帝王制御夷狄之道唯是剿撫兩端正如春溫秋肅

寒暑密移又若雷動風驅鬼神莫測稍偏枯焉稍執

着焉而機用爲不靈矣臣恭穎輶軒適歷略窺夷落

之形情撫臣閔洪學節鉞多年毅握此中之關捩凡所爲摩斥鍾馭効良策三城安內夷道貿易著極年來心討之勤應機於著著皆圖亦著著皆實而傾以綏着活着該焉昔臣金於方畧莫簡切于此何以明之該處夫綏之義不明計不得不出于急急言撫而生駁訓練恐弛善教于七年急言勦而去馬曷蔘來易轉輸于千里二開邊釁游啓戎心滔天潦原誰執其咎窮不綏之情而綏之勝算自見活之義不明計不得不着於一一于剿而蟻封蛇窟自難奏捷于空拳一于撫而厚望甘言必傾駭訟于焦吻築舍未成刻鵝爲鑒听臍胡越誰爲雞尸窮不活之情形而活

之勝算自見況乎我主其機明以急予賊也何也我不輕予剿而彼之勾兵戍守日轉展于多方我不輕于撫而彼之敵賊輸糧愈詭隨而莫必姑妄言之而姑妄聽之我何所不裕如也則當其機有急之用我處其活明以然予賊也何也我以勦兼撫而怒臂當車猶復乞憐于搖尾我以撫兼剿而詞卑益媾尚然惕影于吞鉤而無所著而兩有可戀賊何所不立窮也則當其活有然之用又況乎念及于機而著愈不得不活想年來收復之苦心築城修堡未嘗狃以為無虞互市通商并欵全收為吾用明乎犬羊之嗔喜無常而一喜一嗔不得不自投吾纒綑也念及于活

而著愈不得不綏想年來綏柔之我索築城修堡不
徒為月計歲計而且為數百年之計互市通商不徒
款其歲至月至并款其不款日而一至明年犬羊之
易動難制恃有此動若無動制以不制不得不受我
縻縱也臣愚以為綏之一字正古人冬則資葛夏則
資裘之說其功倍難于用急然目前之所資以備急
者何餉也活之一字正古人守如處女發如脫兎之
說其功倍難于用然然目前之所守以自活者何餉
也審如是也則當思終歲不言撫而時時刻刻當無
不可以受撫終歲不言勦而時時刻刻當無不可以
進勦導何道哉則止有足餉之實著于此茅想夫城

堞之工築也戍卒之增添也市廛之茂密也屯軍運
卒之更番接替也官署民居之相錯如繡也鹽蒜布
縷之互換而通焉灌濡也熟夷諸部落與四十八營
大之陽為貿易而陰行覘伺也見我有京坻之備未
有不落膽者見我有宮霧之漸未有不發畱者今春
河南餉至真
廟壑當局之施去飽馬騰驤聲且動天地則繼此續
命之膏三軍加額之仰何如臣等仰體
聖心不敢于部覆之外再有增加止求
明旨允行者兼籌所司按季轉運令滇兵有鼓腹之
盤滇省完固圉之勢以徐會三省之大定焉庶幾勤

撫可以無施于古來制御夷狄之道或有當矣

條答錢法疏　　　　　　　　　　　前人

准撫臣閻洪學會稿准公部咨該刑科給事中潘士

聞題前事來

聖貢道本說錢法禆弊切中肯綮暫該部如議速與

覆併欽此欽遵該臣等看得鼓鑄之舉以興利也然

興利必先袪弊苟法制未善匪𨚫未圖利未將得而

弊且叢之矣鼓鑄之法必期于精公鑄不精私鑄得

而冒之而法雖行鑄法精矣厥利同徵所以設局務

多行錢務廣而後其利不貲可以裕

國用也科臣遠見石畫謂就各省擇一監司廉能者

專委任之為之匯處錢糧而總其成于撫按陝西撫
臣業已設誠而致行矣他省不可倣而倣乎處處闔
局處處行錢而行自官先之祿俸廩糧等項搭配兵
支而解餘羨于京以助
大工一一如科臣所議計無便于此者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容臣部移咨各省總各該撫按會同藩司設處
鑄本仍選賢能監司專為督理一應委用買銅等項
并解京餘錢俱許酌議便宜從事其各衛所俸糧并
食及
王府月糧與州縣零星錢糧俱照原題行每歲終撫

按臣仍聞報殷最以憑勸懲緫候
明旨遵行等因奉
聖旨是依部裡便行與各撫按官會同布政司議處
鑄本選賢能監司專任督理仍須與錢或其一應委
用買銅并觧京餘錢聽酌議行定到之日先將督理
官職名具奏督鑄大臣不必再設在源之撤回另用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合咨煩照本部覆奏
欽依內事理會同布政司酌議妥當徑自具奏其操
錢候差役赴部領回鼓鑄等因備咨到臣該臣看得
滇中鑄錢不患無手而患無毋不患無銅而患無匠
不患不能樂成而患難于應始滇五年用兵司庫若

補已罄之甁不足應庚癸之呼寧有閒錢以及鑄本此無本之難也滇有餘銅備不足于業銅者備又索碌圖裹裹二十餘並目不識錢爲何物如責鳥走如數獸飛此無匠之難也更滇夷倚沿用海𧵳聚貪之以錢爲蚩蚩之謬詳然不以爲便翻以爲厲在嘉靖隆慶之間經兩次鑄錢竟格不行此尤慮始之難也臣等議鑄本問之司庫不得于是括諸郡邑得稽贖銀三千三百兩有奇又得提舉閻嘉璉入官銀一千二百八十兩存予見尖則又括臣等衙門之贖鍰臣與按臣各以七百兩佐之合共六千餘金而滇之設局鑄本止此矣則又議召匠于南京以三月移咨南京

平部今既半年未有明矣仍行兩關局置爐使滇匠赴試鑄之久之成錢七十餘萬廷議于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知錢之將行也市閭尚嘖嘖偶語至寺館作錢使監僚爲十六條列布告曉諭示又編爲歌謠諄導愚俗也厥之翊日進省城官邀師生鄉約木鐸人等面申告之曰錢非他乃天啓通寶也滇雖荒服

同案

與翔華敵獨處化外衆皆唯唯于是滇之人咸知益等法在必行遂一朝而擴然也半月來持銀易錢者府學于局之門幟無多錢以應之耳蓋滇之有錢自今天啓六年始矣至于督理鹽司初委副使胡其恺

未幾其愷以疾去改委屯田道副使孫同倫本官倉業一塵不著長才八面皆靈更其認真耐煩自理錢局朝以入晡而出綜理之密稽察之嚴事事精采極稱得人誠專而用之決能為滇開有世之利勝其僅而逾快者除分理需官查有雲南府同知劉士觀賁心敢幹臣等徑行劉委交解京餘錢目今鼓鑄方始稍俟大行之後酌議另疏外謹仰遵

明旨先以暫理官職名入

告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看得滇居荒裔之中舊少耕桑之業惟是產銅之區不一其處年來黔蜀梗遼鄉等于泥沙幾款置有用為無用且也漢夷雜處之

御嵩倚標枝野鹿蒸舊民問須為海貝專行販消廣
南僑避騰瀆更苦乎貴無益以嘗有益於從撫盧舊
目計之節奏鼓鑄
明旨嚴號弃風從斷迥不皇啓處謀始于天啓五年
之春初幸觀厥成于六啓六年之夏秋始焉就道臣
撫佐趨籲敝風稱秩便兼攝者專委之署鑄鐵法維
焉就分司廨宇之隙地而廬舍之目為錢局就觀豐芬
冶民之練習者強敎之目為錢工就臣等衙門進稟
需各府州縣為稽蹟及問理贓罰之堪動者悉發鑄
銖之六千餘金目為錢本竭六歲之焦勞而纔見起
十萬之委積嗣後於鑄益精轉輸漸活闋河修造自

當漸達
神京即鄰近之通都大邑亦將次第布之較言其略
有五術焉語云陰陽爲炭萬物爲銅是在用之臣同
撫臣代薪點銅之後全用于出山之初而服牛軺馬
之勤未瘁于穎鑛之載其便一也語云不躬不親庶
民不信是在先之臣等自朝夕易來之資首用錢爲
閭閻之倡而後師儒軍旅之給悉布令于流水之原
其二便也語云佚道使民雖勤不怨是在勞之臣等
額官咨署夙夜在公二臣竭率作之敏朝考夕糾上
下其食百工樂居肆之成其便三也語云勞民勸相
鼓舞盡神是在新之臣等刊示萬紙遍告窮鄉幾戶

諭紫彤論族師杙鐸徇于道路更勸之以九歌其便

也也語云徐方來同

天討之功是任督之臣等迭藉漢唐宋殘志獨阻于

西南夷之一隅今快覩

聖天子新規眞同于堯舜禹之再闢其便丕也滇中

天地自然之利富有日新自今日始滇中日用不知

之民謳歌

帝力自今日始愿哉聲教遠暨于朔南永賴可貽于

萬世庶不終以無盡廢有盡而化無用為有用臣等

熟籌慮始之艱徐觀康阜之澤用敢合辭以

請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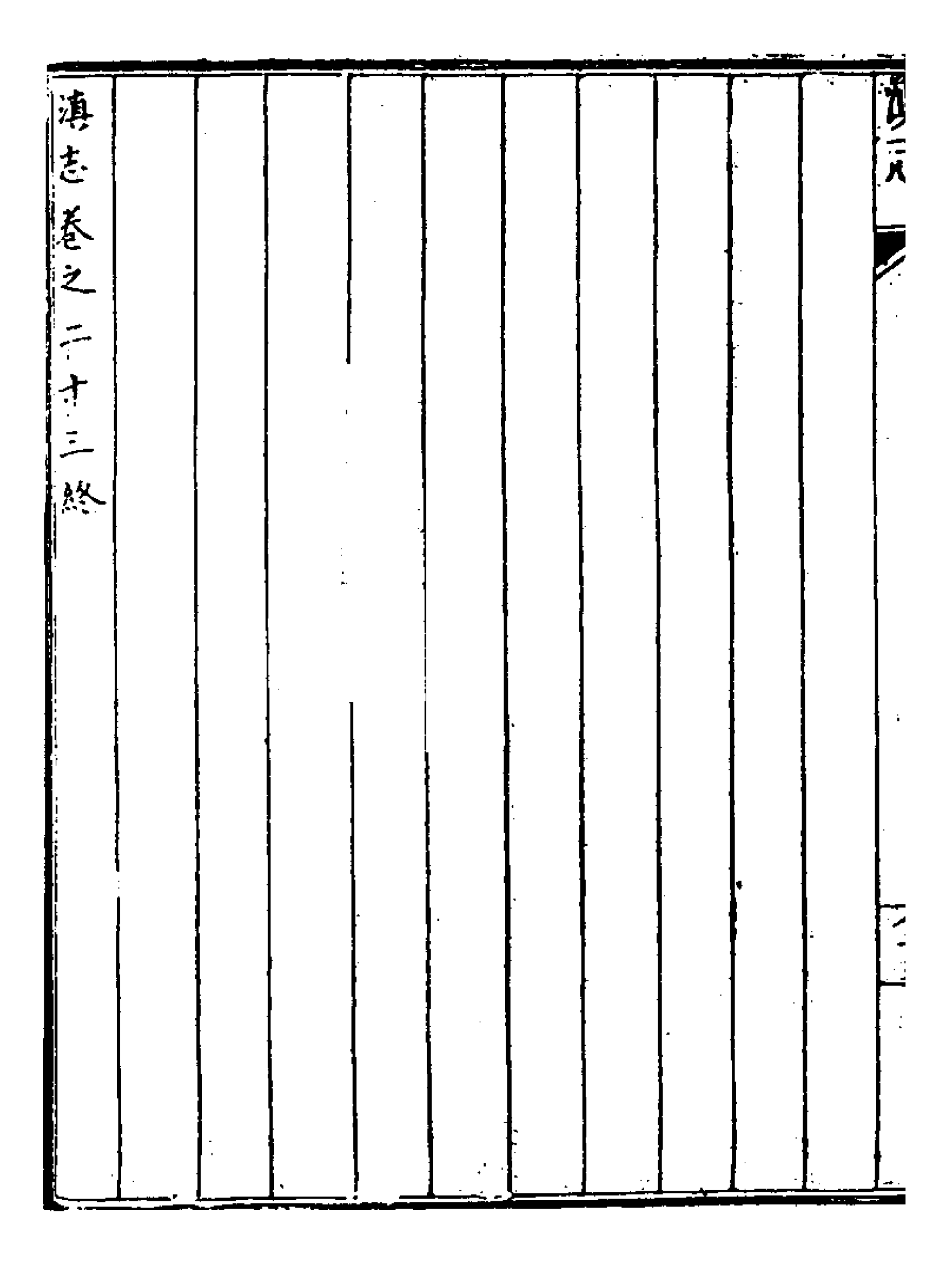
勅下該部查覆

上請將七 四道副使孫同倫專理錢法

頒給坐名

勅書一道以便日成臣無任悚昊待

命之至



滇志卷之二十三終